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法國大革命史

(三)

馬德榜著

伍光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291

中華書局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 王雲五
名 五 雲 王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法 國 大 革 命 史

(三)

馬 德 榜 著

伍 光 建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010291

第十三章 大校場的排槍聲

(一)國王停使職權。六月二十四日，有一個人寫信給薩爾謨王爵(Prince of Salm)說道：「議會所決定的絕妙良策，能使法國最下等無知的小民，都能相信，可以不必有國王，毋論在什麼大街上，我們都聽見許多人說：『我們用不着君主。』」

這時候好像來了一陣共和大風，把什麼憲法，什麼波旁(Bourbon)朝代都要刮得無影無蹤了，卻是用不着什麼廢位的舉動。二十二日，有一位憲法制定的主教說道：「路易是已經廢了。」這一位高級教士相信路易逃走，即是退位。

毋論把路易第十六當作私逃的人，或是被人拐跑的人，他這時候是最為人人所不齒，最為衆人所藐視。羅蘭夫人寫道：「路易是一個受鎖閉的王者木偶。」街上的流氓，稱呼路易第十六為「無信路易」，還有稱為「肥豬」的。最嚴重可令人注意的，就是議會中向來維持君主獨裁的議員們，

到了這個時候的演說，都帶了許多輕蔑的意味。莫里斯是最反對革命的，他這時候的日記上，也說路易是個最可鄙最殘虐的人，是個蠻橫易怒的人。隨後的結論說道：「如此一種的野獸，毋怪乎人家把他廢了。」這是向來同宮庭最親善的人，所說的話。

若當路易作一個私逃的人看，自然是很令人討厭的；若當作是被人拐跑的，是很令人看不起；若當他是一個囚犯，又令人可笑。既是一個國王，被國人押解回京，滿臉上都是匪類的吐唾，如何不叫人都看不起他呢？

國民到了這個時候，聲價自然增高了許多，革命的基礎是從受了路易逃走這一次的大震動之後，更加堅固，不易動搖了。還有一層，國內並不因為他逃走而擾亂秩序；於是他們就得了一個結論說道：「國可以無君，君卻不能無國。」

(二) 被拐 當時議會的人，確是存有這種的意想。路易第十六是停止行使職權，所有的御璽印，都在議會手裏。右黨亦覺得難以措辭反對左黨，有一派好像是不願乘機再進步。議員們都一致同意，說是：「路易被人拐跑的。」這一句話，全是他們造出來的，卻並無一個人能相信路易是

當其被人拐跑的。部耶卻寫過一封信告訴議會說：是他定計拐跑的，拐到手之後，就逃往外國。議會大責備部耶，但是並無提議廢路易的話。

(三) 俱樂部主張廢路易 議會雖無人提議，但是各俱樂部卻很主張廢他。二十一日科第力爾 (Cordeliers) 俱樂部把廢路易的問題作為議案，同時並通知雅科俾俱樂部考慮。布里索 (Brisot) 同康多塞 (Condorcet) 起首反對君主自由行動的話，丕梯恩原要同他們一路走，隨後又變了卦。原來他是為愛情所迷，因他同王族同乘一輛馬車同路回巴黎，謬託知己，以為王妹伊利薩伯對他表示愛情。羅伯斯庇爾還是照常很小心過慮的，發出議論反對二次革命。讀者要注意這一個羅伯斯庇爾是一個陰謀家，向來是規避直接舉動的，他生平最害怕有毅力，有剛斷的人，如丹敦 (Danton) 之類。這時候正好是丹敦在科第力爾俱樂部當領袖。馬拉的意思，是要把君主擺開一邊，另外選派軍事委員會。(馬拉是自稱國人之友，骨子裏卻是個專制家。) 羅蘭夫人卻曉得自由的絕妙機會，被他們錯過了，可惜沒得人利用這樣的好機會。

(四) 提議共和制 各省纔表示過他們如何愛國，大約骨子裏還是專重王權的。有一個不

知名的俱樂部會員，曾在某處俱樂部曾攻擊過國王的身體，是不可侵犯的道理，說是與教王之絕不能做錯事的道理同一荒謬無理的。卻預料將來必有政黨大戰，曾提議過選舉一位皇帝出來，把後來的事體都料中了。曼皮列 (Montpellier) 有一個俱樂部，因為有康盤 (Cambon) 提議作了一封書，替幾個俱樂部對議會說話，請把法國改作共和制，但是沒得贊成的。

(五) 議會還是維持君主制。其在巴黎主張共和的，對於創造舉動並不絕望，但是反對宗社黨的小書播傳通城，議會卻不為之動。有一個雅科俾黨的報館記者發起許多議論，與其有一隻共和的鶴，不如建立一個木頭君主制。馬拉所提議的軍事委員會，衆人聽了都很有戒心。康多塞是力持共和制，說得天花亂墜。西耶士卻反對共和制，說道他是主張君主制，因為君主制的結果是一點，共和制的結果是一塊板；君主制是個三角形，頗便於用，比較共和的平板好得多；因為君主制可以分權，這是自由制的真保障。他既然分別得如此清楚，如此決絕，聽者是不能再懷疑的了。

(六) 巴那甫 (Barnave) 出頭就居然把這件事辦成功。他現在是完全扶持王室。彌拉波早已曉得他這個既富於情感，又慷慨激昂而頗好浮名的人，早要極力拉攏以為己助。巴那

甫看見王室淪落到如此情形，遂發生憐憫之心，滿腔熱誠，要替他們設法。他雖不到處賣弄他扶持王室的至誠，但是反對共和則極其堅決，七月十五十六兩日，議會議決通過議案，很得他的助力。這兩天的議案是替路易洗刷一切罪名，恢復他的權利（原指原理而言），至於所謂停止君主職權，不過停到憲法成立時為止。這時候因為要堵共和黨的嘴，還提議過請康多塞當太子的師傅。

（七）雅科俾俱樂部之分裂 雖然雅科俾俱樂部的人，大多數是主張進行的。處置路易及改爲共和的問題，當日曾交俱樂部討論；因為這個問題，俱樂部的會員立刻分裂。雷麥司（Tarnet）、西雅士、巴那甫等極端反對共和，於是同時脫離雅科俾黨，另外建設一個斐揚（Feuillants）俱樂部，罵雅科俾俱樂部爲下流，還說他們不知要建立什麼共和制度。雅科俾黨這時既無和平派，於是決計要進行他們的共和提議，決定於七月十七日把這個議案放在社稷神案上。

（八）斐揚黨 拉法夷脫曉得雅科俾黨有這種舉動，一定要用武力干涉。新成立的斐揚黨員，自然是絕不攔阻拉法夷脫這種舉動。有一位雅科俾黨人說道：「巴黎道是個鬼魅道，幫助斐揚黨，還有巴宜及拉法夷脫兩位反叛同謀，要實行殺害國民的陰謀。」這是指隨後派出國民軍彈壓，

巴宜預備宣布戒嚴律的舉動。

(九)七月十七之大校場 十七早上，就有許多人走到那神案地方搜出有兩個人伏在案內，衆人就說道：「兩個人躲在神案內，要放炸藥。」羣衆狂怒，自然先拿這兩個人洩忿，絞死這兩個人。這件事體發現之後，各黨派各添作料編成故事，各人說各人的話。有一黨派說：「這兩個人是國賊，其意思把呈送議會提議的雅科俾黨人，一網打盡的炸死他們。」有一黨派說：「這兩個人是無辜良民，冤枉死的，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只有一件是實在的，他們是把這兩個人按照極端革命形式處死的。於是愈聚愈人多，拉法夷脫帶領幾隊兵，到了大校場，羣衆看見軍隊不算什麼，對他們彈指；這兩年來羣衆是看慣了，軍隊一看見羣衆，是立刻把槍放下的。但是這一次市儉們是十分害怕，也不能說他們是無理由的害怕。國民軍當這天星期日，全身披掛站立烈日之下許久了，原是已經很不耐煩。拉法夷脫強迫了巴宜好幾次，非要巴宜在場不可。

(十)拉法夷脫及巴宜發號令放槍擊羣衆 於是巴宜到場展開紅旗（這是實行戒嚴的記號），那時候國民軍及統領國民軍的軍長拉法夷脫，展紅旗的市政廳長巴宜，同時受羣衆拋擲

石頭的歡迎，國民軍只是向天放槍。羣衆中有一個犯了狂熱的，拋擲石頭迎着拉法夷脫的臉打過去，國民軍這時候真不耐煩了，立刻向羣衆放槍，打出幾條空道。

羣衆狂奔，馬隊向前直衝。羣衆從前是看慣的了，故此愈鬧愈膽大，不料這一次國民軍認真起來，大上其當，非常之紛亂解散了。旁觀人害怕到要死，也都跑了。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三，假使拉模柏斯克 (Lambesc) 也發號令放一排槍，如同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這位自稱民黨的拉法夷脫發號令放槍擊散羣衆，當然是不會有攻倒大監牢的事。羅蘭夫人未免言過其實，說道：「這一天的事，是大殺無辜。」其實並未打死幾多人。但是所殺的人雖不算多，然而從此一方面的市儈，拉法夷脫市政廳及議會，與另一方面的滋事羣衆進步派及極端左黨的俱樂部發生大芥蒂，決絕分離。據林得特 (Lindet) 的尺牘說：「有不多幾天左黨還是很恭維拉法夷脫，說他那一天大度和平。還說這天的舉動，居然把布里索丹敦拉克洛 (Brissot) 康多塞等進行阻止住了，是非常之喜歡。」

極端左黨預先見得不久有息拉 (Sylla) 的強橫殘暴專制（事見羅馬史）的手段來了。這句話是恭維議會之始終如一不改初衷，及拉法夷脫之振作有爲。這一位特別的息拉（指拉法夷

脫)頭髮是鋪滿白粉。很不願意看見血鏤通花的雪白衣袖。(頭髮鋪白粉，雪白通花衣袖是貴族打扮。譯者註)羅伯斯庇爾是膽怯性成的，一連躲藏了好幾天不露面，這時候卻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惟有丹敦一個人此時不能不出奔，有人提議查辦他，開始查辦了許久，拖延了許多日子，其後是毫無結果的，作爲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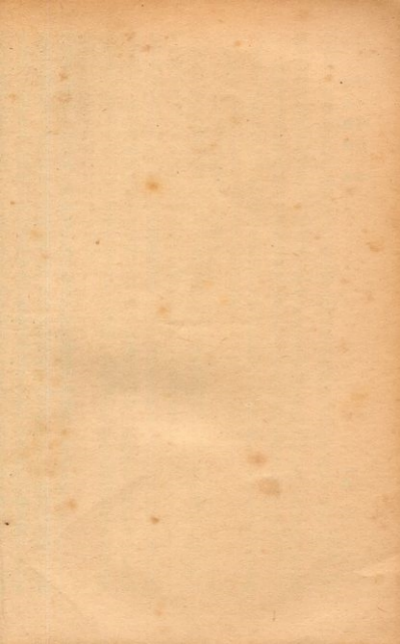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後來丹敦從英國回來，是扯開殉難旗子回國的。

(十一)議會太疲乏了，不願有反動的舉動。議會這時候是已經疲勞過甚，不肯提倡或實行什麼壓制舉動；因爲果然要有這種舉動，又要重新另起爐竈，再作起來。例如恢復官吏事權，解散俱樂部，重新整頓陸軍，還要很細心研究新憲法裏暗藏許多無政府主義。這時候議會實在無力再辦此等事了。

還有一層，雖然是放過一排槍，雖然是要懲當日爲首滋事的人，但是七月十七議會們所打倒的人，原是將來不久就要承繼他們的人。例如羅伯斯庇爾不久得了好幾千的票，被選爲巴黎道檢察長。他的朋友丕梯恩，已經被選爲法庭庭長。康多塞是共和黨的大顧問，無一事不先請教他的；不

久又被舉爲巴黎代表。

總而言之：議會此時又疲勞，又灰心，只好袖手不管的了。他們這時候氣幾乎喘不出來，不久就要嗚呼哀哉了！



第十四章 議會之末日

(一) 議會欲修改憲法而不成。九月十一日，有一個女人名舉梁 (Tullien)，是一個雅科俾黨，寫道：「法國八十三道，都高呼要新組織立法議院。」

這時候法國已經是很厭惡這個議會，同時議會自己也覺得萎靡無力，議員們早已想走開享自由。有好幾位簡直是因過於勞苦，體氣吃不住了。還有許多一向是在那裏作夢，到了這個時候，都醒悟過來了。

九月初四日有一位外國駐使寫道：「許多民黨魁首變得極利害，他們現在都曉得所定的憲法是絕對行不通的。」

他們很想修葺彌縫。彌拉波當日病危的時候，曾經運動議決修改憲法。

(二) 巴那甫亦主張修改，可惜太遲了。巴那甫原先是反對修改的，現在明白過來，反拿修

改的問題作一個利器。作者從前提過巴那甫因為護送回扈所有的見解，忽然都改變了。現在還是如此，他不由自主的改變過來。這一層早已為彌拉波所料到。有一天巴那甫對馬拉伊特 (Malouet) 說道：「不過數月之間，我變老了。」

一七九一年的巴那甫纔明白過來，忙了這兩年，所作的不過全是破壞的事，這時要起首作恢復的事了。一七八九年的穆內 (Mounier) 及一七九〇年的彌拉波都是這樣想。讀者宜留意將來到了一七九二年的芬約 (Vergniaud) 及布里索，一七九四年的丹敦及對穆郎，也是覺得不過幾個月之間，都變老了，可惜後悔太遲了！

巴那甫這個人是一個面冷心熱的人，與他同時的一個人說他道：「巴那甫儘有少年人的令人可親之處，而不露其熱，外面並不是熱氣沸騰的，他心裏頭卻是一把大火，燒得很熱；他現在要彌縫修改，心裏真如火燒。」王后是很倚賴他匡助。俱樂部譁然，說他是個反叛。巴那甫這時候是漸漸的轉到右黨了。

他還要把他的好朋友雷麥司，勒沙普利爾 (La Chapellier)，杜波特 (Du Port) 等三個人

拉在一路走。這三位從前原是雅科俾俱樂部的首領，現在是脫離關係了。他們是很想預備幫助某種反動，不過恐怕一起首反動，自己的能力操縱不了。勒沙普利爾對馬拉伊特說道：「我們怎樣能够恢復君主的大權呢？一恢復之後，自然是首先反對我們。」他們又恐怕，又恐反為俱樂部所噬，便宜了宮庭。議會的右黨，又並不歡迎他們投過來。有一位是在左右黨之間來往商量的，他把新左黨的提議，走去同右黨商量說道：「你們要破壞一切，不幸而你們果然破壞一切。」右黨對於巴那甫他們的提議，發了許多挖苦他們的議論，說：「放火的是他們，這時候又要救火。」但是當日右黨應該同這班放火人合作的，因為只有他們曉得是什麼地方着了火，可以變作最好的救火人。

因為右黨不肯同他們合作，他們只好不主張徹底的修改。有一個人很反對他們的說道：「他們把君主的王冠上的珠寶都拆下來，重新又放上去。」這幾句話是不該如此說的。巴巴魯（*Barbaroux*）說道：「他們是議會的敗類。」也未免說得太過。

（三）不許改憲法 馬拉伊特果然提出一個議案，是替政府增加權力的。有一位議員說道：「這種辦法，豈不是反對革命嗎？」勒沙普利爾原是力勸馬拉伊特登臺演說的，看見風頭不好，害

怕起來，反請主席禁止人登臺演說。議會只限制於討論修改選舉法，在我們今日看過去，當日他們的辦法，是不能禁止激烈橫暴的政客把持一切，以選舉本人。在另一方面，又要使共和黨無話可說，議會只好議決，不到十年不能借口修改憲法，這是要等到一八〇一年。到了那時候，還是特別議會修改的。我們今日追從前對於他們這個議決的案，不禁付之一笑。到了一八〇一年，還有什麼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存在呢？自從一七九一年之後，已經定過三個憲法了，到了那個時候，其幸而不爲巴那甫，勒沙普利爾等之登斬首臺，送了性命的議員們，在首領制度之下作大官了。

(四)名譽掃地的議會之精疲力盡 當那時天氣最酷熱的時候，這個精疲力盡的議會，還在那裏終日勤苦辦事。他們已都知道議會是很不洽輿情。剛好那一年又是個凶年，收穫很不好，不及往年四分之一；工匠們無事可做，個個都痛恨議會，遍地都是挖苦辱罵議會的歌謠，議員們自己也取笑自己，有一位議員對他的同人說道：「今日議決通過的議案，還不是同昨日通過的一樣糊塗無理嗎？」那個同人答道：「你何必說出今日昨日，毋論那一天通過的議案，不是一樣的糊塗無理嗎？」議會裏頭自以爲如此，輿論也以爲如此。作者引不盡許多證據，證明這個奄奄待斃的議會，

種種不洽輿情的地方。

大約議會因爲自己也曉得輿情不服，（當時的輿論原也不免有很不公道之處）故此議會更鑄一大錯。議會通過一案，是規定此屆議員不能當下屆的議員，他們以爲是表示大公無私到極點了。作者則以爲這又是他們大錯，提議及通過這個議案的人，簡直是完全破壞他們這幾年辛苦的事功。因爲他們起首辦理修改的事，纔算是起首同事實相接觸，這一羣理想家，從此纔慢慢得了一點議員辦實事的閱歷，假使他們能够二次被選當了立法會議的議員，還可以有機會對於他們上屆所定的條例加以勻稱平衡，不然，也可以設法實行他們所定的憲法。可惜右黨又不善體會，於是竭力運動要通過不能再被選的議案。馬拉伊特自己也承認這是大錯，說道：「現在只剩了一件大錯事留給我們辦，我們居然辦了，又鑄成一個大錯。」

馬拉伊特同時承認當日是勞苦困頓到極點了。此外還有好幾位議員的尺牘，還有許多報章，都承認這句話，說是這個議案是勞頓及退位的結果。

（五）匹爾尼次地方之議會 議會當日規避各種爲難問題，不敢提議，宗教官制是處處失

敗，凡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辯駁，一切都停止。諸臣們聚在科不林士(Coblenz)大發其怒，議會不敢設法反對他們。有一位議員寫道：「簡直的是不曉得議會有什麼一定的主意。」那時候奧帝同普王會於匹爾尼次(Pilsnitz)地方有所會議。議會向來是最易於犯疑的，到了這個時候，裝作不知有匹爾尼次地方會議之事，這就是鴉鳥的政策。此時全國的軍隊都是不服從命令的，全體都譁變了。八月二十九日議會因為這個問題有所討論，有一位在場旁觀的人說道：「議會常時決定幾種毫無道理的辦法。」此時是第四次提議亞威農的問題，這算是最後的一次提議。議會規定了一個極可笑的辦法，作為解決教王的祕密使者立刻去找巴那甫，(這位使者很以光降巴那甫住宅為恥，嘗說：「我怎麼會跑到這種不相干的人家裏」)商量無效。

(六)吸收亞威農 遂於九月十二日，議決將亞威農收入法國版圖。摩理是極力反對，話不成聲。可見得這一位最有毅力的議員，也疲倦無力了。

然而這一個最後的議會宣諭，是有極重要關係的：因為歐洲各國得有借口。奧帝雖然不見得十分願意拿這件事借口干預，但是此時奧帝漸漸同普王日見親密，好像是奧普要議定合作。考尼

次(Kaunitz)曾在維也納提議，各國政府會商一個共同辦法。惟是奧帝目的不過是要使各國政府爲難。有幾個政府的答復，都引了許多理由，提議種種緩不濟事的辦法。這原在奧帝意料之中。俄國女帝喀德羅雖然很恭維日耳曼的辦法，卻借口時期已遲，不允發兵。他的目的卻在華沙。普魯士向來是講實事求是的，要求奧國先給擔保。(普王頗疑心奧帝有對法國方面有開拓邊疆的意思)，然後纔把軍隊借與奧國，一定要先答應有什麼調劑賠償，最好還是先交賠償纔肯借兵。因爲有這樣種種阻礙，故此法國還可再過六個月安然無事。

(七) 通臣之騷動 當下通臣既失望，又發怒。路易第十六的貴介弟布羅溫斯伯爵是六月二十逃走的，走到比國都城，大擺其架子，召見通臣，儼然國王制度，自稱攝政。瑞典王有一次駕幸愛斯拉沙伯(Aix La-Chapelle)，這羣通臣以爲將有大舉動了，於是商定如何舉兵入犯，卻絕不計及各國政府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們又商定入犯之後，如何報復，如何把所有的革命黨個個絞死；上起拉法夷脫，下至巴那甫，都要絞死雪憤，一個不得漏網。部耶勇將因爲過於發怒，發到糊塗了，不明事勢，貿貿然告奮勇，擔任帶軍隊入巴黎，還寫了一封說瘋話的信給議會。幸而議員們分黨不和，不

然，這封信儘够把王室完全推翻了。

路易第十六曉得他的貴介弟在外胡鬧，苦苦勸諭，他的令弟還是不從，一味的胡爲。他騷擾奧帝到極不耐煩，奧帝無法，只好答應他來匹爾尼次堡。他就得意極了，以爲是奧帝請他去同日耳曼的帝王諸侯會議大事。

(八) 日耳曼帝王諸侯主張寬緩。帝王諸侯們原來並不願意有戰事，不過是要想出方法，可以把戰事改遲。八月二十五日初開會議，一致贊成從緩。二十六日逋臣的領袖部耶卡倫 (Calonne)、坡林雅克 (Polignac)、康狄 (Conde) 及亞多亞 (Artois) 等來見，要求頒發分列十款的聲罪攻討的宣言書。其中有一款是在巴黎殲殺無遺，及將所有扶助革命的人斬首。帝王諸侯等因爲已經一致贊成從緩，決計不好令這班討厭的逋臣們毫無所得而去，於是議定宣言書的草案。其中全是騎牆的話，意思是說先要歐洲各國一致贊成某種辦法，然後干預。當時會有利歐破爾得的尺牘證明。奧帝說過，宣言書這種話語，是表明這次的舉動，毫無舉兵干預之意。云云。

(九) 科不林士之布告書。逋臣們卻善用這個機會，日耳曼帝王諸侯會議的結果，原是大

多部分是制止干預，通臣們卻利用得很有效果。奧帝同普王正在勸路易第十六真誠承認憲法的時候，通臣們卻把匹爾尼次的宣言書送去巴黎，另外自己加了些極不相干的話。這極不相干的話，就是他們的科不林士之布告書，足以維繫通國人心，使其都傾向議會。這一件公文，足以斷送了路易。原來曾經有多人苦勸路易的兩個令弟，叫他們不可如此，他們總是不聽，像是有心要害路易，王后一見這件公文，有路易兩位介弟的簽字，喊道：「這兩個，簡直的是該隱」(該隱 Cain)手刃其弟，見舊約創世紀四，譯者註)議會對於這件事卻無人發言，他們此時大約都是預備回家的了，暫時先把這個利器攔在一邊，等到有好機會再取來利用。當日發生這些事體，卻能證明一件事。總而言之，是尙未到攻擊，不過恐嚇而已。當時有人說道：「倘若這些人錯過一個月不來攻擊我們，春天之前決無戰事。」

(十) 路易承認憲法批准頒行 九月二十五日，路易承認憲法，立即批准頒行，議會當即解散。

九月十四日將憲法送與路易。十三日，路易寫了一封很大方的信，承認憲法。信內還說：「假使

我謂憲法所規定之辦法，真能有實力，可以對於版圖如是之大之國維持統一，振興國勢，則予言爲不誠實，不過對於此事，意見尙未能有一致，我亦願意姑且試行，借閱歷以判斷可也。」云云。信內並說明將於十四日親臨議會，宣讀其承認憲法之宣言。

這次會議待遇路易儘有許多不該之處，惟是羣衆並不知之。路易既已承認憲法，此後國中可
以安寧無事了。此時羣衆對待路易，也還有好感。王后此時對議員們也有了笑臉，羣衆對她也居然表示好感。王后的朋友拉馬克伯爵 (Comte de La Marck) 十六日致書於王后說道：「倘若王后撇開私感，肯敷衍牢籠這些輕淺無定的國人，則很能操縱他們。」試觀此時國人之對待王后，足以證明此言之不謬矣。

(十一) 慶祝憲法 十七日巴黎慶祝一天，毋論是反對革命的人，或贊成革命的人，都說十七這一天實在是熱鬧。路易在王宮的花園走來走去，還出了花園，一直走到徹洛特 (Chaillet)。羣衆見了無不喝采歡呼，還有許多人作詩讚美他。戲院演戲，也是恭維他，唱的歌曲，也是恭維王室的。到處都懸燈結采，慶賀革命告竣。午後五點鐘放輕氣球，氣球當作是個地球，代表憲法。氣球頂上有

一隻張翼的鷹，這隻鷹跟着氣球上升，飛得很快很高，好像是要把憲法送到空中。氣球掛了一個小車，有兩個膽大的人坐在車裏，要從高處看看醞釀些什麼大雷暴雨云云。這個人的比喻比得不錯，他們所定的憲法，原是空中樓閣，果然不久真有大雷暴雨，把這個憲法打得粉碎。只有那隻鷹飛到高處，等有機會再下來。

(十二) 議會解散 這一天是議會解散，路易第十六到會場行解散禮。議員們這一次當真是把他當作君主，很歡迎他，喝采許久。國王走過之後，議會宣布解散。有人說：「全國都喝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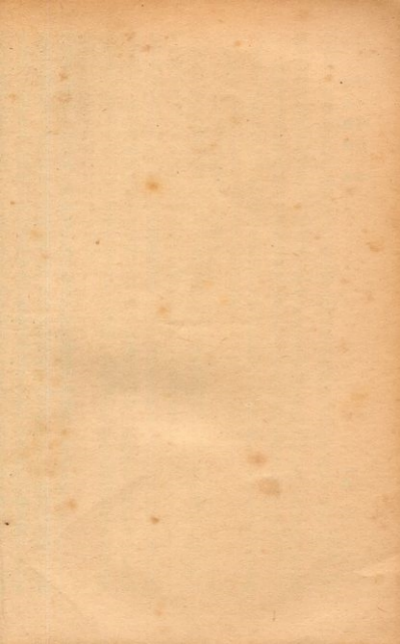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我們是曉得的，議員們是疲勞極了的。林得特寫道：「我們居然可以自由了，我們都覺得如釋重負。」他們曉得有理由可以自慰，（見於當時議員的尺牘）他們都相信革命是過去了。路易也嘗寫道：「革命的盡頭是到了，國人恢復從前高興的態度罷！」在九月初一至十月初一，這一個月裏頭，有三十個人各人寫了一封信，都說當日衆人的意思，都以爲革命告終，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了。有許多人，有別墅在鄉下的，自從一七八九年七月以來，無時無刻不畏懼，以爲日踏危機的，到了這時候，纔呼吸一口氣，放了心。佛熱勒特 (Fougere) 到了此時，纔敢收拾被褥，預備高枕無憂，過安

樂的日子。隆巴爾王妃 (Princesse de Lamballe) 先已逃到外國，到了此時，纔敢回來。從她打外國回來巴黎那一天起，扣足一年，她就在王后被囚的窗外，爲羣衆所戕殺。

雖說是羅哲爾 (Roger) 刺巴特 (Rebau) 兩君當日信上所說的話全是樂觀，然而也會有懷疑的意思。信內說道：「倘若繼起的議員，維持我們所定的憲法，我們就有了救了；倘若他們要另立憲法，我們就算是毀了。」

(十三) 風雷將作 他們所說的議員，就是新被選的議員。他們個個都是年紀太輕，都是很遲，有方到的，自然是喜歡另起爐竈的。有一位新議員說道：「工匠們把他們所辦的事拋棄不顧就走了，把所定的憲法交給後來人，這後來的人用暴力去搖動憲法，憲法倒下來，把他們葬在一片瓦礫場中。他們之後還有後來人，纔把憲法破壞淨盡。」第一屆的議員們是很生氣。有一位第二屆的議員說得很對。他說的是：「你們第一屆的議會給我們一個死屍，我們走來替你們埋葬這具死屍，豈不是替你們辦後事嗎？」第一屆的議員走來看見古代的君主制度坍塌了，他們是一番好意，既有大度，又是愛國，又好自由，專心維持君主制度主義，費了許多事，另外創造一君主制度，可惜建築

得不堅固，從第一天成立起，已有搖動坍塌之勢，自然不久，果然坍下來，把什麼君主制度，什麼自由，一齊壓壞了。一七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就有人說道：「天邊已起黑雲，大風雷雨不久就要發作了，來勢是很可怕的。」其實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一年間君主制度的建築，既然是很不牢固，用不着什麼狂風驟雨，就可以打倒的。他們當日誠然是擺下許多重要原則，後來等到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一年間，有拿破崙同他的內閣暫時借作建造的基礎。惟是這種根基，並不是處處都是堅固的。第一屆的議會所築的牆都是很薄的，只管外面裝設得好看，自然是要倒的。



第二卷 立法議會

第十五章 羅馬議會

(一) 新議員 有位女公民舉良 (Julien)，八月十四這一天寫道：「人人都盼望從遠道而來的議員內中總有如古羅馬，古希臘時代的英雄豪傑。」林得特卻曉得新同事之中，有好幾位是極其危險過火的人。這一位憲法規定的主教，說的話很不錯。

芮克帶點挖苦的意思說道：「他們向來未出過風頭，並且是向來未辦過事。」議員的總數是七百五十人，其中有十個憲法定規的主教，四位高級軍官，三位中級軍官，還有幾位是學會裏的會員。這些人都是憑着自己學識得有位置的。此外還有十五個下級教士，三十位較低的軍官，二十八個醫生，還有一大隊最好喧鬧的律師及文學家。這一大隊文學家，算是初次找着路子出來辦公事。

他們是玩慣理想，從來未與實事接觸過的，另外有一種自以為是居之不疑的態度，故此在議會中另外有他們的一種特色。莫里斯寫道：「這一隊都是書獃子。」有一個報紙說：「他們是危險的議員，原是一羣狼。」議員中很少地主，或商人，或種地的人，所有的議員幾乎都是窮極無賴的人。作者今引一七九一年十月間的一封信，信內說道：「有人計算過將這七百五十個議員的收入，通共計算起來，總數不能過三十萬利華；有一個人會親眼看見一位議員向坐在他旁邊的一個議員借三個利華結飯食帳，是以當時喧傳每位議員每天可以領到十八個利華的議員薪水，議員們是看得很重的。」可見得這句話，並不是謠言，是很有根據的。還有一層：他們很想作一兩件驚世駭俗，大翻騰，大打擊的事，好出出風頭。但是那時候只剩了推翻君主制是件大事，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大推翻的事好做。

(二) 右黨 從前在立憲議會左邊的斐揚黨 (Fenillants)，到了這個時候，卻在右邊了。這一黨又稱立憲黨。坐在右方的拉法夷脫及巴那甫的朋友們，個個都是很好的自由派，這時候議員稱他們是「科不林士的代表」。(通臣代表也。譯者註) 科唐 (Caution) 稱他們作「催眠派」。

有一位稱他們是「此路不通派」或「死胡同派」。人人都稱他們作「反對革命派」。

但是他們卻沒得這樣資格；其中有一位杜馬將軍（General Mathieu Dumas）是一個如癡如狂，最崇拜拉法夷的。坐在他隔壁的議員，卻稱他作「自由的長子」。有一位名叫棗庫耳（Jancour）是一七八九年時代的君子，在一七九〇年間有一次是雅科俾黨大聚會，他曾登臺演說，大恭維革命。又有人說他這位有道德的好朋友，從前很同盧梭來往。右黨共計是四十四位議員，都是同一鼻孔出氣的人。他們雖都是最爲逋臣所痛恨的，然而這個斐揚黨，不久衆人相信他們，變了奧大利黨。（指后黨也。譯者註）這種稱呼，就很能令他們損失多少名譽；然而宮庭既疑心他們，又欺騙他們，這一黨的人又全無政黨的手腕，不久就變作無聲無色無臭，全被他黨所掩了。怪不得其中有一個名叫則拆勒斯（Sechelles）的，不久就脫離他們，溜到波爾多（Bordeaux）地方的代表們隊裏去了。

（三）波爾多派 這一隊波爾多代表，是左黨的中心點，他們就是將來的吉倫特黨（Girondins）。這波爾多派裏頭，有兩個是特別顯著的；一個就是布里索，是文學家；一個就是汾約，是一個

律師。極端的左黨是實行派；這一隊波爾多派卻不然，只配說話，只配動筆。

讀者要注意，毋論何時若是聽見有人說起這個吉倫特派，卻要加倍小心，不要誤聽了五六十
年前革命歷史家的孩子話。從前的歷史家如拉馬丁 (Lamartine)，如米細勒 (Michelet)，(小說
家大杜馬 Alexandre Dumas 更無論矣。) 很能強迫讀者作崇拜偶像的人。他們把吉倫特派看
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不使我們對於這一黨的人說一個「不」字。俾耳 (Biber) 等卻不然，對於吉
倫特派很有極嚴重的貶詞。但是我們卻要主持公論。在一七九一年十月間，他們是坐在左邊，我們
要忘記一七九三年他們所遇的難堪的事。一七九一年他們是極熱心的雅科俾黨。我們要當布里
索，汾約，格梭根涅甫 (Grangeneuve)，加對 (Gaudet)，戎索內 (Gensonne) 諸人是雅科俾黨裁判，
他們共總有個二十位黨魁，其中有十二位都是吉倫特派的人。若從某某幾方面而言：他們比羅伯
斯庇爾還要急進得多，他們與羅伯斯庇爾，都是盧梭的狂門徒。但是他們與盧梭及羅伯斯庇爾不
同，並不相信有什麼至高無上的神聖。他們有大多數是不信上帝的，其中有一位曾於一七九二年
正月間嚴責羅伯斯庇爾，因為羅伯斯庇爾提及「無上尊神」。

(四)波爾多的羅馬人。他們是最崇拜古代英雄的，是以變作不崇拜上帝的人。他們是羅馬人，徧崇拜古時羅馬英雄。他們是飽讀波盧塔克 (Plutarch) 所著的羅馬偉人傳，故此主持共和。他們又好讀羅馬帝馬卡斯奧理略 (Marcus Aurelius) 所著的書，故此又變作哲學家。他們若是攻擊路易第十六的時候，總要稱呼他是古時羅馬是昏暴帝王。(例如中國之稱桀紂。譯者註) 我們切勿看錯了，稱他們是吉倫特地方的代表。汾約是得一種好古病，時時刻刻都要說到古代，最是令人討厭。他們所最喜歡的是說羅馬，與羅伯斯庇爾歡喜談猶太人不同。

還有一層：他們不是律師，就是文人。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咬文嚼字，好辭佳句，很喜歡聽人說好句子，尤其喜歡的是自己說出好句子。例如汾約及加對一登演說壇，並非有意要攻擊君主，不過是要打倒他；並非有意激動羣衆，不過是要說動他們。他們黨中有一個人嘗說道：「一聽見衆人鼓掌喝采，說他們演說得好，他們就好像是醉了。」又說：「他們演說往往說得過火，散會的時候纔覺得難爲情。」他們自命爲演說大家，以激動衆人爲宗旨，只要衆人拍掌叫好，他們就忘其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所說的話說到什麼地方去了，故此往往說出令人可怕的話。試觀易斯那說過一句，就曉得他

們說話，何以令人可怕。易斯那說道：「若是手足生了疽，一定要斬去手足，纔能救身體！」他們黨中沒得一個人喜歡流血的，但是他們所說的話，都是流血的話；即使是流他們自己的血也不管，只要說得好聽，令人喝采。

他們最喜歡用字眼，最喜歡用聲調鏗鏘的句子，又最喜歡作姿態，很像戲子登臺，最喜歡異想天開，任情所之，只要能夠激動人，那怕自殺，也是甘心的。他們有許多日記，大約都是瀕死的時候作的一讀他們的日記，就曉得他們惟一的好出風頭，以英雄豪傑自命。

這一黨的人大約個個都有一種特別的狀態。加對是個黑瘦人，臉色發黃，兩目冒火。最喜歡說尖刻傷人的話，許多人都很怕他。戎索內有一副冷面孔，專好說俏皮話，滿肚都是章程制度。杜科 (Ducos) 是個熱心勃勃的人，滿肚子都是文學，自命為少年英雄，好像是頭上已經有了一圈圓光的。格梭根涅甫 (Grangeneuve) 是一個極其兇橫的人。以上幾位都是波爾多地方人。易斯那是馬賽 (Marseille) 地方人，他的同黨科唐說他的字句，個個都是冒火的。

他們都是律師，故此崇拜汾約作領袖。汾約最會吹毛求疵，他的演說都是摹仿古時羅馬演說

大家的派頭他的邏輯有時也還能動聽但是他的演說居然都是似是而非的話用的字眼又好又能說得有聲有色，善於位置字句，好像是出口成章。有一位議員評論他說道：「芬約一登壇演說，就能發聽。」可惜他怠惰而溺於聲色，不是在意大利的羅馬人，是東遷之後的羅馬人；很迷戀一個女戲子，非有這個女戲子彈琴度曲，不能馴他的夢魂。後來失敗的時候，也專靠這女戲子安慰他的餘年。

布里索這個人卻不甚像他們，好任性，對待他的夫人很好，是個好丈夫，是個美國朋友會的面孔；自從到過美國費城以後，更像個朋友會的人。他裝作這一副清潔派（教派也。譯者註）的面孔，很能留得印像於腦筋單簡人的心中。因為他寫過許多著作，自以為是無所不知。他這個人度量最窄，怨恨人是要怨恨一輩子，終身不忘的。宮庭及羅伯斯庇爾，都很吃他的虧。有議員們評論他說：「他是很會演說，不過是無遠見，靠他指導，一定要害了一黨的。」

（五）康多塞 大概而論，這一羣演說家只好當屬員；他們若當屬員，都是很出色的。這一黨裏頭並無大政治家，因為這個緣故，他們這一羣人雖然都是自命不凡，驕傲到了不得的人，然而卻

崇拜康多塞 (Condorcet)。這個人好談道德，第一屆議會有西耶士，第二屆議會有康多塞。是以不久就被第一屆議會兩位大祭酒西耶士及羅伯斯庇爾所恨。康多塞是巴黎科學會的久任秘書，是很有思想的，比吉倫特黨所有的人都強，可惜他這個人最易惹人討厭。羅蘭夫人批評他說：「他的知識如棉花吸透蜜酒。」有一個更挖苦他說：「他的著作是用鴉片煙作墨，用鉛板作紙寫的。」黨中人當他是個神人，每事無不請教他的。他好擺架子，總要等他人到齊了，他纔肯露面，他一露面，衆人就發生好奇的感覺。他雖然令人討厭，但是同黨都甘於忍受，並且讚美他。凡是一個議會，是必要有一個能預言的神人，可以卜吉凶從違的。

(六) 極端左黨 康多塞坐在左邊的極端，他坐在這裏覺得有點不安。因為這個地方，是科

第力爾 (Cordeliers) 俱樂部的人坐的。這一隊人之中，最顯著的是察波特 (ChaBot)，巴稷爾

(Bazire)，麥林 (Merlin) 三個人。一七九二年六月間，女公民舉良寫道：「我們很相信這一隊人是

極熱心愛國，惟是這一堆都是些什麼人？」杜馬稱他們是「剷平派」。察波特原先當過和尙（借

用）的，後來還俗了。巴稷爾，麥林比察波特好些，不像察波特從前當和尙，後來還俗要當強盜。但是

巴稷爾，麥林兩個人，好像都是瘋子。這三個人之中，最令人厭惡望而生畏的，還是那個遠俗和尚。

左黨之中還有林得特，知識雖然不過中中，卻是一個正直人。還有一位拉撒噶爾諾 (Lazarro Carnot) 他自稱是個軍人，不該多說話。這兩個人居多深藏於委員會裏頭，不甚出風頭。還有一位弗社 (Fauchet) 主教，是一個熱心人，他是一種情感派，社會主義的代表，是走錯了路，走入政治家漩渦裏的，將來卻要大吃虧。

(七) 中黨 中黨是看風勢，或向左倒，或向右倒，往往能左右操縱。其中有一位帕斯託勒 (Pastoret) 作過參議，又是古學會的會友。有一位比哥特 (Bigot)，是個頭腦很清楚，辦事很正直的人。這班人卻是很審慎，很有分寸的人，他們的意向是很端正的，能够屹立不動，除非是害怕纒動的。他們自以為不偏不倚。彌拉波說：「帕斯託勒是個笨牛的頭，內裏卻深藏了狡狐的腦筋。」這些有才能的人，竟能安安穩穩的渡過革命的風潮。帕斯託勒後來是封侯，比哥特後來是封伯，有幾個當了拿破崙時代上議院議員，也有當路易第十八的貴族，還有在路易腓力比 (Louis-philippe) 時代做大官的。然而他們還自稱是「獨立黨」一起首的時候他們是幫助右黨，後來分裂，附入左

黨。塞特勒斯 (Herauld de Sechelles) 卻並不久候，從右黨投入左黨。

議會既有這樣的組織，自然是終歸受左黨支派，只有左黨較為一致，無甚複雜。其中有一百三十名議員都是掛名雅科俾俱樂部的，是聽這個俱樂部的指揮。隨後又拉攏四百名議員，入了雅科俾俱樂部。右黨同中黨的議員們居多不常到會場，左黨卻是滿座，向來是無虛席的。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察波特有家書告訴他的母親，說他常到會場，從早坐到天黑，有時還坐到夜深。左黨是不離會場的，其餘兩黨是很畏懼他們的橫暴，又佩服他們的辭令，不能不跟他們走。左黨還有旁聽的人幫助，這些旁聽的人常常用恐嚇手段，很有勢力，常常要議會宣布議員姓名。有一位高山黨（左黨隨分裂，最極端的自別為高山黨。譯者註）的議員寫道：「你若問我，我們為什麼能够打勝的？我就告訴你，我們的勝算，全在公開，你是很能明白的；假使我們是用不記名表決，不知有多少通臣，有多少國王政府的走狗，就能為所欲為了。」從此以後，右黨是完全失敗，權力都在左黨掌握中。

（八）第一次衝突 第一次的衝突，是從一個形式的問題發生的，是發生於開會的時候。到會場是穿的很平常的衣服，穿的是雨鞋，還帶了雨傘。因為這個緣故，隨後就有人提議要把

議員的薪水從每天十八個利華，減到每天十四個利華，於是激起大風潮。議員們的意思，是要把君主養尊處優拖下來，要同他們雨鞋雨傘的程度一樣。芮克曾寫道：「這些議員先生們居然能够吩咐他們的錄事長，即法國的國王，叫他作這個，叫他作那個，是高興極了。」但是國王既不過是一個錄事長，錄事有錄事的地位，有他的稱呼。於是格棧根涅甫首先提議，廢除從前「王上」「陛下」等稱呼，字典裏不許載這種字。科唐卻更進一步提議，廢殿，廢御座，國王只應坐在議長旁邊的一把交椅上。這兩個議案，都表決通過。

惟是路易第十六以為他的尊嚴已經受了多少損失，決計不再受了。有議會派議員去見他的時候，他對來人很說了幾句嚴重的話。現在他打發人去告訴議會，倘若他們要實行這議決的案，他只好不到會場來。議會商量了許久，後來只好退步，把議決通過的案取消。

取消之後，路易果然親臨會場，因為打了一個小勝仗，把他向來嚴肅的態度消去許多，嘴裏空說應如何彼此和諧的話。說道：「盼望彼此因愛國而日見親密，盼望彼此同為利國利民起見，能永遠相結合而不乖離。」議員們聽了大喝采。

路易說到贊成整頓陸軍，鞏固國防，及同時重與歐洲各國聯絡等話，議會又大喝采。

(九)科不林士宣告書 提到歐洲的話，這時候因為歐洲人心很騷動，路易第十六是很有理由，要同歐洲聯絡。布里索是兩半球都走過的人，很發表些駭人的話。匹爾尼次的宣言書，科不林士的宣告書，很令法國人聽了發怒。國王的兩個兄弟膽敢在兩通告中簽字，以恫嚇新造的法國，國人都當作他們是瘋了。那位自稱攝政的王弟，還有宣言反對憲法，連臣們有了行在的朝廷，要起事了。

(十)連臣 連臣們的舉動，很能危害法國，國內把貴族們都看作是敗類。貴族們這時候紛紛的出奔。一七八九年貴族們出奔，是太無道理。一七九一年貴族們出奔，是情有可原，因為不逃就有危險。我們批評他們，也要看看他們當時的尺牘，一讀他們的函牘，就曉得他們不獨是害怕，且見得他們是很遲疑的。當時又的確有強逼他們出奔的事實。左黨有幾位議員不是說過的嗎？貴族逃走的愈多愈好，可以大洗刷一番，有一位議員很說貴族出奔，是自由國的自然發汗。

可憐這些出亡的連臣，都聚集在邊界外等候事變。有好些看得出不是件好事，有好些很想回

國。當時議會及各道的政府，原該禁止羣衆放火燒燬貴族房屋，禁止他們橫行霸道。假使他們有這種舉動，有許多逋臣是願意回國的。

可惜另外有一班逋臣，惟恐本國不亂，他們的舉動，是絕不能令人憐憫的，只能令人發怒。其中有許多是無知無識極其狂妄的，他們包圍出亡的王族左右，在那裏作夢，架空中樓閣，時時刻刻在那裏陰謀鬧事。舉動又過於奢靡，行爲又極其不端正，毋論在比利時，在日耳曼，或在瑞士，無不令人討厭。他們都主張提倡翻動全歐，破壞法國。人人都先欲得拉法夷脫、巴那甫、巴宜等而甘心。對於馬拉及羅伯斯庇爾等，猶在其次。

他們較爲重要的舉動是編成軍隊，稱爲「康狄王爵軍隊」(The Army of Condé)。初編的時候，很鬧些笑話。人人都要當軍官，雖是曾經答應過他們，凡是願意入伍當兵的，發給極優厚的兵餉，他們還是不肯當兵，變了有軍官無兵丁。隨後卡倫 (Calonne) (這是攝政行在的宰相) 想出一個妙計，把軍官按着等級拍賣，居然編成了軍隊。無事可作，專在邊界外等候日耳曼軍隊入犯，當下發出許多恐嚇的話。其中也原有明白事理的人，但是一出奔之後，都忘其所以，變糊塗了。布洛

格力上將 (Maréchal de Broglie) (他的兒這時候還在國民軍當差) 大放厥詞，說道：「我曉得從此到巴黎的路徑，我願意帶路，帶外國軍隊入巴黎，到了巴黎之後，是毫不徇情的，要把巴黎弄到玉石俱焚。」這種話語自然傳到巴黎，不獨向來主持和平的人聽了生氣，宮庭聽了，簡直是絕望。激烈黨聽了，是異常高興，因為他們得了把柄，有了帶毒的利器。

這第二屆議會與第一屆的不同，第二屆議會是不甚顧良心的，議會當道臣們是叛黨。路易卻想到佔議會的先着，首先降諭，勸道臣回國；但是議會並不滿意。二十日處置道臣的議案開始討論。一提到宗教問題，辯駁得異常的激烈；因為議員們對於宗教問題，比道臣問題重視得多。左黨是向來反對宗教的，很想把不遵憲法的教士，一並加入懲辦道臣辦法之內。

(十一) 奉行新制的教士之可憐 作者前已說過，教士是反對宗教官制的，已經有了宣言。教士們一見有此項宣言，自然有許多翻悔，不承認官制的。有一位主教說道：「我當衆被人侮辱。」又有一位主教求助於上屆的議會，說是我簡直的是一事不能辦。

這是新制的宗教求助於議會的話，議會正要用路易處置道臣的法律，卻不用他保護國教的

議會的措辭，是教士們的仇視新制。當時是的確有仇視的事實，這是不能不承認的。小鄉村的牧師們，被逐出於教堂之外，他們本來是很歡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誰知革命反把教產充公，打破他們的飯碗，自然是嘖有煩言。自西至東，自南至北，與及中部，全法國的教士們，都是怨聲載道。人民們都很以為他們為然，逐漸就有反動，反對新制。宗教辦法卻並不反對，民法有幾處反對得很利害。戎索內奉派查考，他的報告說是教士們密謀有大舉動。（其實都是各處本地不相為謀的反對）那十位發過誓的主教，在議會有他席位的，為多數不發誓的教士所窘，是怨恨極了。他們三個月前，已經求援於議會，這時候更要收拾他們，要當他們是通臣同謀懲辦，即如要把出奔的王族，當作私通外國一樣懲辦。

（十二）懲辦通臣律 議會先要對付通臣，開了十一次會，辯駁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頗顯出吉倫特黨的意思。布里索，易斯那，戎索內，加對，汾約，康多塞都發過議論。布里索提議極端的盡法懲辦通臣，對於作過官的，尤其要嚴辦；一定要他們回國，不回國者處死。易斯那贊成這種辦法，他

向來是說激烈話的，辯駁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道：「你們的仇敵，不是被我們打倒，就是把我們打倒，這就是實在的結果；若是看不透這一層，這就是瞎眼的政客。」過了幾天，他又論教士的問題，說道：「倘若有人控訴不肯發誓的教士，就該立刻驅逐他出境，不必有什麼證據。」最要緊的還是汾約的議論，他是古代羅馬大演說家的派頭，他演說中就有幾句說：「一定要合法律的證據嗎？一定要合法律的證據嗎……」說到底是同易斯那的辦法一樣的橫暴。於是許多人大大聲狂喊的，稱他說得好。

(十三) 貴冑們被召回國 至於處置王族貴冑的辦法，是全會都一致的。右黨同左黨一樣，一定要他們回國。路易第十六因為他的兄弟妄自尊大，僭稱攝政，自然是很不高興，也要他回國。斐揚黨時時刻刻的對君主獻策，幾乎把路易第十六的兩耳吵聾了。說道：「若有君主的貴介弟當了通臣們的領袖，君主的說話，是萬不能取信於人的。」於是議會全體一致通過，勒令王弟限兩個月內回國，若逾限不到者，剝奪一切權利，以後既不能攝政，亦不能繼位。

處置通臣的大概辦法，是十一月九日規定的。汾約的提議經易斯那修改之後，議決通過。右黨

的理據，說是不如讓逋臣們在科不林士地方不必理他們，他們不久就喪失名譽，自然不爲人所信。（試觀當日逋臣們的尺牘，可以證明這個理據不錯。）這樣辦法，就可以使逋臣中有不過暫時爲人蒙蔽，誤入歧途，很想回國的，就可以回來。但是左黨得了勝利，他們主張的，是限至一七九二年一月，凡是逋臣都要回國，否則以私通外國，謀害本國的嫌疑犯論。過期之後，仍然逃亡外國者，處以死刑，財產充公。作者要說一句公道話，當時康多塞很反對這個辦法。十月二十六日汾約曾在議會演說道：「法國伸張兩手，很要歡迎逋臣回國。」這句話不過說得好聽，其實這兩年來法國兩隻手忙到了不得，那裏有閒工夫來歡迎什麼逋臣？

（十四）反對教士之苛例 十一月二十九日，輪到處置教士問題了。足足開了十次會，辯駁都是非常之激烈。易斯那就是在這個時候說不必要證據的話。後來丁維爾（Fouquier-Tinville）用請君入甕的手段，就用他不必證據的話，羅織易斯那的同黨朋友，送他們上斬首臺的。

於是把議案通過。這個議案，說的是勒令教士們宣誓；其不宣誓者，當作反叛嫌疑犯論。第三次再不遵令宣誓者，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若有在自治區內滋事者，則拘拿監禁。比較起來，立法議會

(即第一屆議會)還算是有良心，很有分寸的。這個問題鬧到這個程度，是關係太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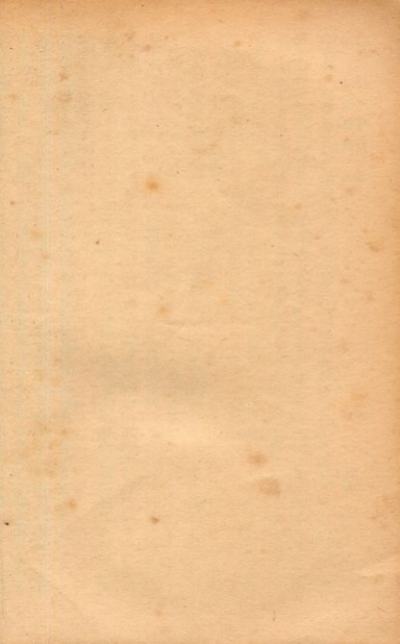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十五) 路易不肯批准苛待教士例。議會把通過的議案請路易批准，這是一極重大關鍵的起點。路易已批准處置他兄弟的辦法，這該很能使左黨滿意的了。但是不肯批其他兩條苛例。

三個月以前，同這個時候，路易很打定主意：要引用憲法，很歡迎立憲黨的黨人，王宮裏很聽巴那甫的話。當時的執政，都是斐揚黨的人。但是十一月的兩個議案，據路易看來，似乎是與民權宣言書及憲法不符。

最不幸的事是路易要寬待通臣，好像是聽了宮庭的話。因為宮庭有許多人，仍在秘密進行他們的政策。這種政策，是完全反對革命的。

惟是這完全是誤會；因為各道的政府，(所有各道的政府卻是篤守憲法的)很強逼路易不要批准這兩件議案，也同宮庭之強逼路易不予批准的一樣用力。雖然是受兩方的強逼，十二月十一這一天，路易關於處置通臣及教士的議案告訴議會，不要斟酌考慮。這句話就是說要施行君主否決之權。

(十六)以宣戰恫喝法國 危機就是從此時發起；立憲黨是預備幫路易的忙，他們也許慢慢的能够把這激烈的潮流阻遏挽回；不料不幸此時歐洲忽然變了態度，這都是諸臣們激動出來的；於是君主，大臣，右黨及所有主張和平寬緩的人都有了爲難，因爲激烈派忽然得了久求渴想不得的借口。因爲歐洲以宣戰恫喝法國，於是議會進行得更猛，所有一切反對二次革命的計劃，都完全無效了。



第十六章 那旁與戰爭

(一) 波匹力烏斯圈(見卷末譯者附註)

到了這個當口，吉倫特黨很要攬政權。因為丕梯恩被選作巴黎市政廳長，他的朋友們個個都垂涎要攬大權。他們決計要驅逐斐揚黨閣臣。歐洲各國恐嚇法國的態度，自然要發生許多激烈的辯駁，他們就有機會可以先推倒外交大臣及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又要說他們過於懦弱，及受逋臣欺騙；不然，就說他們與逋臣同謀。

據當時的事實而言，外交情形已經是很吃緊的了；吉倫特黨卻不顧，還要火上加油，弄得更吃緊。一過十月二十，布里索以為作出威重的態度，就可以逼歐洲退縮，對着歐洲演說一篇很霸道的議論。他們總忘記不了古代羅馬的事。這一個秋季裏頭，他們的演說，總離不了「波匹力烏斯圈」(The Circle of Popilius)；他們說來因河的選侯們調兵遣將，聚集要地，我們一定要把他們圈禁起來。於是派人入宮去求路易，演「波匹力烏斯圈」的故事。

但是議會一面要日耳曼諸侯退步，又請他們驅逐逋臣。一面巴黎各俱樂部有意的歡迎毋論在何國何等的別國逋臣，強逼他們激動各國反對橫行霸道的君主。於是愈逼愈緊，自然免不了以兵戎相見的了。

(二)左黨與宣戰 左黨是歡喜有戰事的，則拆勒斯這時候投入左黨，很歡迎宣戰，以為如此就可以乘機創造保安委員會，舉出一位「狄克退陀」來。他大聲疾呼道：「時候到了，只好用單面帛罩住自由神了！」十二月十二日，科唐寫道：「大約革命必要有戰事，然後能得鞏固。」波爾多地方的代表們卻無這樣勇猛的進步，但是也願意同歐洲決戰，以為戰事一起，則君主在議員掌握中，戰事變為國事，非君主一人的事，他們就可以指揮國事，可以任意拖長或縮短，隨內政以作伸縮，可以限制君權，或可以推倒君主，揭露各國陰謀，或打破之。毋論如何，總可以得結束。

(三)法國人熱心決戰 當時輿論卻是極其激昂，議會之主戰，確是服從民意。此時國中有一種不期然而然的潛移默運之力，能化各黨各派之芥蒂，使其同歸一致，以與歐洲決戰。法國人的本性原是好戰，蟄伏日久，此時振作起來，原是本性發現。一月九日，有一位主教是向來都竭力主張

和平的，到了這個時候，也大聲疾呼說：「戰戰戰」通國都是如此，人人都主戰。布里斯索的朋友們主戰極烈，喊聲最高，為全國所喝采。

(四) 羅伯斯庇爾的態度。羅伯斯庇爾聽了卻極不喜歡。自從九月以來，他就很仇視這個新黨派，說他們是惹事的人。他們現在居然很得意，羅伯斯庇爾心裏很難過，以為他們主戰政策極其不妥。羅伯斯庇爾不是波爾多代表，是阿拉斯 (Arles) 地方的代表，他的血是絕不會躁動的。作者不能不承認羅伯斯庇爾兩個藍眼鏡底下的兩隻綠眼睛很有遠見。戰事是會破壞革命的，因為賣國的人很多，一定會失敗。假使天幸，大獲勝仗，那結果不是復辟，就是軍閥專制，舉出一個「狄克退陀」。倘若結果只是波爾多代表們入閣主政，這就令羅伯斯庇爾反對主戰。

他演說的時候，將什麼責備譏諷的話，什麼詞令的鋪張話都不要，只單單簡簡的說幾句話，說是有許多人賣國。布里斯索答道：「有人賣國更妙，我們原要有幾件賣國叛逆的事……」布里斯索心裏是想到要廢君主，或完全滅絕君主，於是建立布里斯索的「狄克退陀」。惟是他嘴裏說的是要解放各國受制的民族。康多塞的夢想，是要把全個歐洲變成一個大規模的合眾國。

(五) 那旁當陸軍大臣 宮庭這時候卻還未到決戰的程度，只是先任那旁伯爵 (Comte de Marlborough) 作陸軍大臣，以順主戰的輿情。

那旁是一個靄然可親的人，與現在內閣的斐揚執政們不同。據說他是王族之後，自前王顯理第四的血統而來。這位伯爵有點放蕩，卻頗有名貴的性質，人是的確愛國的，也能吸納維新意思，自信能夠與革命一致，平日又最留心於軍事。後來他當了拿破崙的副官，很能盡職。

他最喜歡的是政策，他以為君主雖乏能力自衛，未嘗不可用巧妙政策自保。他雖然也是一個斐揚黨，卻敢毅然決然的幫助布里索。

因為那旁是個主戰的，原是一位慷慨激昂的軍人。

(六) 那旁主戰的理由 很曉得陸軍瓦解的情形，很相信一臨前敵，與仇敵面面相對，軍士們自然會醒悟，各盡其天職。布里索主戰的意思，是要揭開賣國的軍官的假面具，那旁的意思是要免得軍人們逃亡。

那旁所以主戰，還有一層意思，是要趁此恢復君主威望；以為這一位毫無振作的君主，一旦當

了統領六軍的大元帥，自然就會振刷精神。若同日耳曼諸侯在縮小戰域決戰，急於決定勝負，而不拖延，就能使路易第十六恢復威望，得來雖易，而有極大價值。

那旁親赴洛林 (Lorraine) 地方巡閱一遍，歸來宣布所有邊界上軍隊砲臺都部署好了，諸都有整備，都有秩序。議員們聽了，是大聲喝采。在此短時期內，那旁是法國最爲輿論所歸的惟一的一個人。極端左黨見了害怕起來。有一位雅科俾黨嘗對人說道：「若是那旁是一個無誠實善欺的人，憲法恐有極大的危險。」

這時候輿情都是主戰的，只有羅伯斯庇爾一個人不相信那旁，以爲他是一個賣國賊。賽過拉法夷脫。十一這一天，羅伯斯庇爾在雅科俾俱樂部宣言反對主戰，有布里索與同黨們把他喊下來。從此以後，羅伯斯庇爾懷恨於心，一定要打倒這班人。

在議會裏頭，有康多塞贊成那旁，這是很有價值的。最可異的，就是康多塞是向來主張和平的，這時候卻竭力主戰，他以爲主戰可以預爲建立共和的地步。他的見解，雖與那旁不同，此時卻竭力贊成他，力勸議會採用種種極端計畫。

惟是他的同盟的潮流來得太猛，他所主持縮小戰事範圍的計畫不能行。從此以後，那旁不能不與他的同盟分手。

宮庭裏曉得都很高興，王后（是很不喜歡那旁）此時是困苦到極點；毋論如何發狂的解決方法，她都贊成。王后有一天會對俄國駐使說道：「與其過這種屈辱無聊的日子，寧可冒險，毋論什麼危險，都敢冒犯。」

王后此時在那裏作夢，盼望歐洲軍隊驟然入犯，苦勸奧普兩國擔任。奧帝聽她的苦勸哀求，不能不前進一步，故於二月七日同普魯士王立了一個同盟條約。二十八日普魯士駐使通告法國執政，說是法軍若侵犯日耳曼土地，柏林就當作有宣戰充足理由。奧帝原應與普王同時有同等的宣告的，但是他三月一日忽然死了。

（七）奧普兩國決定攻打法國。繼承奧國帝位的是法蘭西斯第二（Francis II），是最反對革命的，他的辦法是絕不會和平的。普魯士此時還是要實利的，先要求有結實可靠的好處，纔肯發兵。奧帝毅然答應，普國立刻動兵前進。柏林原有一班主張同法國親善的，這時候好像是消滅淨

盡了。親法派有一位不倫瑞克（Brunswick）居然當了前敵總司令。日耳曼此時所以仍不敢十分撒手做去者，只因有波蘭問題。喀德鄰第二曾經商明願與普王瓜分波蘭。自此時起，普國侵犯法國，是免不了的。

（八）布里索派之激烈。法國這時候的情形是利於激烈派，此時是激烈派最合時宜。布里索派鼓吹得最利害。到了這個時候，革命是寂然無聲。（有人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說：「此時革命精神是完全消滅了！」）於是又發動起來。左黨的報紙攻擊君主，滿街貼了大字告條，請自由國民禁止錄事長（指國王也。譯者註）濫用職權。又經賴路易要請來因河對岸的逋臣執政回來，殲殺國民及其妻子。適值秋收又極不好，冬天又酷寒，故此羣衆更加發怒。這時有許多人，毋論是贊成，或反對革命的，他們往來的尺牘，都是衆口一辭的，說是當時羣衆捱飢受寒的情形，實在是可憐。到了正月底，紙幣跌落四成，城裏的飢民有時候只是瞪眼相看，有時候卻暴動起來。巴黎的選舉權共總有八萬票，丕梯恩得了六千六百票，被選爲市長。此時是怨聲載道。右黨於是振刷精神，起首攻擊，在議會攻擊羣衆的俱樂部，提議不許議員入俱樂部。這是輿論改變的起點，必要宣戰，然後纔能把國人

折回革命。惟是斐揚黨是賣國賊，不肯主戰，非有愛國的執政主持一切不可。波爾多派是決計推翻這立憲政府。

(九) 那旁辭職 宮庭的舉動又把政府弄到毫無力量；有許多人攻擊那旁，說他要把這個獨裁君主制交與羣衆民黨的魁首。天主教徒又攻擊他，說他同斯塔厄爾夫人 (Mine. de Staël) 有利於耶穌教陰謀，要害天主教。有一位閣員名勒薩 (Loozart) 又遇事掣那旁的肘。三月九日那旁只好辭職去位，另有一位年少格拉甫 (Chevalier de Gravo) 當陸軍大臣。

於是舉國騷然，初十那一天，左黨議決一個議案，宣布議會因那旁去位極其惋惜。布里索提議切責連臣又陰謀害國，經他一番演說，聽者都無不毛骨聳然，於是彈劾勒薩，證明他答復奧國政府的公文過於示弱，形同賣國，議員們聽了大聲喝采。同時議會中之軍事委員會，請議會宣布聲明海軍大臣不爲國民所信用，只要把勒薩推倒，其餘的閣臣不能不全體辭職。左黨到了此時，又爲孤注一擲，請芬約登臺。他這一次的演說，是極其著名的，在他的多數演說之中，誠以此次爲最好。他的宗旨是要恐嚇宮庭，強迫他們承認組織波爾多派內閣。芬約說道：「我們從這演說壇就可以看見宮

牆裏頭有許多賣國的政策，引誘國王走入邪路；那兩扇宮門，常常有極令人可怕的事體出來，請這種事體算「國法」，立刻趕快回轉到宮裏去罷！現在要請迪國人都要曉得，只有君主個人的身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其餘宮牆裏犯罪的人，是要受國法裁判的。國法是無眼睛，不能分別誰是誰，只要證明有罪；國法是無情的，是要斬首的。」左黨及高山黨狂叫喝采，這一陣潮流來勢凶猛，中黨也無法，只好服從了。於是議決彈劾一位閣臣，右黨此時好像是被他們完全打倒。有一位議員說道：「我向來未見過這一次開會，那樣的令人可怕。我散會的時候，覺得是害了大病，內閣是壽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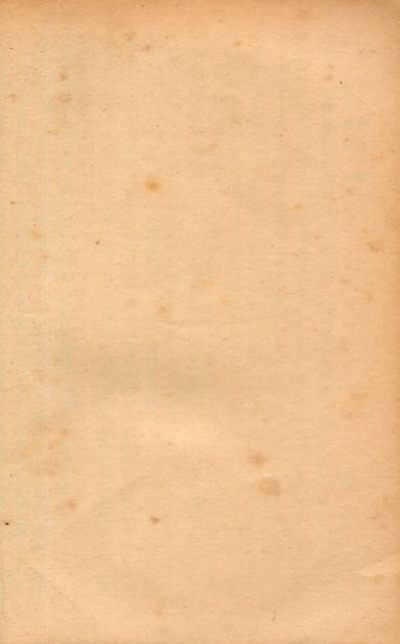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在一個星期內，經過這一次警告，只好全體辭職，只剩了格拉甫一個人不辭。巴巴魯說他是一個雅科俾黨。

(十)內閣之倒 內閣是倒了，波爾多黨果然大獲勝仗，大權在手，自然是要宣戰了。

第十七章 羅蘭內閣及宣戰

(一) 布里索黨內閣 組閣的時機到了，黨人覺得非在芬約家裏解決這個問題不可，於是他在吃早飯的廳子裏，與同黨們如發狂熱的討論三天。閣員單一會子議好了，一會子又撕了，重新再定，如是者好幾次。在同黨辯論中，布里索的說話最有力量，他因為要討好於他的朋友戎索內，把度穆累將軍 (General Dumouriez) 放在閣員單子裏。這個新內閣未成立之先，度穆累已自心靈手敏的插手於外交事件了。

(二) 度穆累 他的年紀比布里索人稍微大些，他已往的歷史，也微露他的敢作敢為性質。他原是一個大著名編劇家的家人的孫子，冒險的事也曾作過多少，是一個二等軍官，也可以勉強當一個外交家。一七八九年之前，他曾與聞許多陰謀的事，都不得法；到了革命時代，他就在這裏頭活動。政黨信條也是完全沒有，只曉得革命是件大事，其中儘有許多機會可以出風頭。他的態度



是可親的，好吃，好大言。大約他很有些迷人的本領，戎索內原是個寂然寡儔的人，度穆累居然能够拉攏上了他。

度穆累知識是有的，他眼見舊制坍了，穆內的君主政策，巴那甫的斐揚黨也倒了，卻並不以為奇怪，他以為他們都是一班傻子，為自己的信條所害。據他眼光看過去，革命是一件事實；伶俐的人見了，是逆來順受，只好於無可想法之中，求得最大的好處。若是他們一羣狼在那裏拚命的亂嗥，聰明人只好也去嗥，比他們要嗥得更響。他們戴上紅帽子，（自由帽也。譯者註）聰明人也只好戴上紅帽子，還要把帽子蓋過兩耳，只好用這種方法騙過這一陣大風潮。十一日他奉命當了閣臣，立刻力勸路易在宮裏接待雅科俾黨人，他自己卻曉得宮裏的人是很討厭他，當他是個染疫病的人，不敢近他。

他設法暫時保全格拉甫陸軍大臣的地位，把拉科齊（Lacoste）（是個好雅科俾黨人）拔升到海軍大臣。這三位都是假雅科俾黨，不久就結合為一黨，其餘的閣臣，只好由汾約及布里索去分配。

在汾約家裏討論閣臣名單的時候，凡有被他們疑心有羅伯斯庇爾黨派氣味的，如科羅得露（Collot d'Herbois）、丹敦等等，（他們是很想入閣的）都除外不開。在閣臣單子內，布里索力爭要他的親戚克拉微勒斯（Clavelin）入閣。這個人有一半是日內瓦種。自從一七八九年以後，自以為是奉了天命辦理法國財政的，現在果然當了財政大臣。三月初間，科唐會逢人便說克拉微勒斯是通歐洲第一把財政好手。汾約的朋友們決計要一個波爾多本地人當掌印大臣，就把這一個位置給了杜查吞（Duranton）。他是吉倫特地方的檢察長，是一位好好先生。這個人是最易與的，在黨人們眼中當他不算什麼，隨便可以任他們操縱，誰知後來他的舉動，很令他們詫異。格拉甫暫時仍長陸軍部。（要等候羅蘭夫婦的最親密朋友塞爾凡（Colonel Servan）來接手。）閣員單算是齊全了，羅蘭自己當的是內務部大臣。

（三）羅蘭等 羅蘭入閣，是人人都贊成的；他曾當過製造觀察官，也曾幫過編輯百科全書。這個時候卻並不年輕了，已有六十歲了，體氣卻是強健的，的確是個正派人；可惜度量太淺窄，又過於拘迂，過於有崖岸，故此他的端正行為，反令人討厭。他既是個理想家，又有驕態，他的面貌同他思

想，完全是一個朋友派中人（宗教派）。他的清潔教派是橫溢暴露於外的，拒人於千里之外，故此人家都稱他作「伽圖」（Cato）。（見古人羅馬史）他自己的夫人，特別喜歡稱他作「伽圖」。這位夫人描摹他的丈夫是活畫出他這個人來；他夫人說：「他嚴肅高峻，卻有一件短處，過於好說自己，過於自詡其道德之高古。」又說：「他是惹人討厭的人。」他有一個小女兒，常常對人說道：「我的這位爸爸時常罵我，實在是討厭。」羅蘭待路易第十六如同對待他自己的小女兒一樣，不去管教他，終日只是罵他。總而言之，羅蘭這個人，很像寓言裏說過的一位拘迂老學究，看見一個人溺在水裏，且不去援救，只管在那裏對被溺的人說道理。

（四）羅蘭夫人與內閣 這一位「伽圖」只有一樣事是他佔便宜的，就是他的夫人。親密朋友們，替夫人起了一個綽號，叫作「曼嫩」（Mignon）。在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三年間，這一位少年夫人，很有大潛力轉移法國的國運，有許多男人都趕不上她。她與她的丈夫是絕對不同，另是一格。這樣的一個女人，拿定主義要潛移一班少年當國的人，把他們打成一片，成爲一個黨派，操縱內閣，時機一到，又把他們推翻，重新再造一個內閣。又能把自己的熱心同愛憎，灌輸入步左（Buzot），

巴巴魯，布里索，丕梯恩這一班人的腦海裏，誠然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奇女子，歷史家不能不特別注意。羅蘭夫人最恨的是王后，其後又最恨丹敦及羅伯斯庇爾，很造出幾次危機。在這一本革命戲劇中，羅蘭夫人很是一個要角，發起意思是她，指導又是她，激動這個潮流，使其改了方向又是她；到後來她自己也捲入風潮之中，送了性命。

羅蘭夫人有許多絕對不同的性質，混合爲一，熱心而放任，律己甚嚴而任情，慷慨激昂而工於心計，人人變了糊塗的時候，惟有她的眼光看得清楚，有些時候卻自己變了瞎子。自從她嫁了羅蘭，初時那幾個月之內，一面主中饋入廚房作飯，一面讀莎士比亞（*Shakespeare*），讀波盧塔克（*Plutarch*）所著的希臘羅馬偉人傳。讀者可以想見她的烹調是絕不能適口的。自從初嫁時起，一直到後來，羅蘭夫人還是依然故我，性情並無改變。

那時候她是三十八歲年紀，臉皮仍然是很細嫩的，還是楚楚可人的，好把頭髮剪短了，自己以爲是古希臘古羅馬的女英雄。她自視如男子，還要刪去那個「女」字，自稱爲「古時的英雄」。然而她通身都是女性，好造想，易動情，好事誇張。她的惟一特色，是不會判斷男子，過於愛憎用事，往往

爲愛憎所蔽。

一起首的時候，她就是內閣的靈魂。這一個藐小中等人家的女子，居然看得到內閣是要純粹一黨組織，有議院或議會的卡賓內 (Cabinet) 黨維持，這一黨要與內閣休戚相關。這六位內閣大臣約好，輪流同在一閣臣家中早膳，以便商安一致，然後同到御前會議。左黨的領袖們也同桌用早飯。不久羅蘭夫人也與內閣大臣同桌而食；但是自始至終，就是她當內務大臣；會客是她，發通告又是她。有一次巴勒斯 (Barthelemy) 看見夫人同她的丈夫在一桌辦公事，大爲詫異。羅蘭說道：「我的夫人關於內務部的公事，並不外行。」其實夫人明白公事，要比她的丈夫來得還熟悉得多。但是最宜注意的，是閣臣們，議員們，常常在夫人客廳裏聚會，夫人就是這種聚會的生命及靈魂。布里斯索到得最多，戎索內，易斯那，格梭根涅甫等，還有其他十多個人，常常在夫人的客廳裏討論事體。巴黎市長丕梯恩也常來探聽什麼話語意思，是最時髦。巴巴魯也常來。但是夫人最好的朋友，最相信的朋友，就是步左。這個有血性，有無慾的愛情，是個有道德的人，是夫人的左右手，有堅如金石，始終不變的愛情，戀愛夫人。凡是夫人與人有什麼辯駁競爭，都是他幫助夫人，總算是在這一本大革命慘劇中，

有許多綺麗風光的點綴。

內閣及政黨裏有這樣一個富於情感而又極其熱心的人，自然很能振刷他們的精神。羅蘭夫人是一個共和派，是波盧塔克的共和派。她在三月二十三之前，很有大志，要在推翻君主制之後，成立一個有道德的共和國。惟是一旦路易請羅蘭入閣，又覺得這位專制暴君，也還可以共事。假使馬利安推諉不去攪擾運動君主，所有他們的遠大計劃，是不必舉行。左黨的人，也存了這種意思。自從三月二十三之後，波爾多黨的領袖們，頗有阻止共和舉動的傾向。他們既已入閣，這就是很大的進步。

(五)內閣的政見 在這個憲法問題之外，這個三月二十三的內閣，不獨是一個左黨的內閣，且是一個大內閣。已經決計要廢貴族，把所有依賴宮庭作宮庭走狗的人一概掃除淨盡，滌滌積年的汗穢。度稷累首先蠶除外交部，克拉微勒斯是滄郵部，因為郵部是貴族把持盤踞的地方。當時把所有的軍官們都當作是國民的仇敵，羅蘭夫婦趕快設法，請派塞爾凡作陸軍大臣。（他們很曉得塞爾凡是力持洗刷的，因為他曾經當革命未起之先，著過一本書名叫國民兵，裏頭就有這種主

義。塞爾凡一到任就動手蕩滌瑕穢，不到六個月，舊人都閔清了。這時候羅蘭夫人反怪他拉科第力爾黨人入部辦事，拉得未免太多。羅蘭夫婦兩人，有他們特要辦的事，是時時刻刻未嘗或忘的，就是要反對教王。法國現在途循不敢前進的，羅蘭夫婦膽敢在革命路上再進一步，就是要拿宣戰借口。

三月二十七之後，度穆累送了一通措語極驕傲的哀的美敦書給維也納，預料到奧國必定拒絕的，同時又派人去比利時，激動比國人反抗奧國。三月二十九日，外交大臣是好出風頭的，穿了軍服親臨議會會場。

(六) 要求對奧國宣戰 奧國很知道有普國的助力，答復法國的哀的美敦書的公文，措詞是很嚴重的。這件文書到巴黎，是在四月十八，閣臣們決定請議會向維也納的暴君宣戰。議會是歡迎這個辦法，是無疑的；然而尚有幾個斐揚黨指明宣戰的大危險，因為那時候的上級軍官逐漸散了。左黨有一個議員說：「這是澄清軍隊。」但是九千軍官中散了六千，未免掃除得過了。軍官們是漸漸的散的，一直散到開戰之前一日。那時候身臨前敵的大將，真是十二分的為難，拉法夷脫的

意思很不錯，他勸所有宗社黨的軍官爲名譽上起見，立刻出境，以便容易辦事。此時隊伍中的軍紀，不問可知，是完全都掃地無遺的。有一位著作家曾經研究這軍紀的問題，一讀他的著作，都令人糊塗了。兵丁們簡直的把軍官們當作是賣國賊，要殺軍官。新添入的義勇隊，是不聽號令的，實在是令人害怕。在好幾處要塞地方，都是都譁變了。就算加入義勇隊，那時候軍隊的人數很不敷調遣的；共總不過有十五萬人；十一萬兵隊，三萬馬隊，一萬砲隊。從丹刻克（Dunkirk）至菲力拍維勒（Philippeville）的軍隊，是歸洛宋波（Rochambeau）統領；從菲力拍維勒至尉森堡（Wissembourg）的軍隊，是拉法夷脫統領；第三軍團即是來因河軍，是盧克涅爾（L. Dickner）統領。二月二十八日，科唐因爲喜歡盧克涅爾的儀表，深以爲此人可以信用；其實盧克涅爾不過是一個年紀較長的投機軍人。羅蘭夫人說：「這位軍官是半個野獸。」有種種的不相稱，不過是二等角色，不能獨當一面。拉法夷脫雖然並非如布里索及羅伯斯庇爾常常說他是個賣國賊，原是個政客，不是個軍人，他又常常分心慮及巴黎的事。洛宋波年紀雖老，卻是一個好將官，能獨當一面，但是與度穆累積不能。度穆又要獨斷獨行，不關白塞爾凡。洛宋波有兩個部將，狄倫（Dillon）及俾龍（Biron），又是過於

獨立自由，軍隊中又毫無聯絡；長官不相信兵丁，兵丁又不相信長官，既無預備，又無軍食，無軍用品，各處的砲臺，又是久已失修。總而言之，是無預備。

(七)愛國熱潮 無預備是不要緊；好在全國裏頭，自都會市鎮以至窮鄉僻壤，愛國的熱潮是洶湧而起，民氣是實在可用。法國原本是好戰的國，承平日久，忘記了本來好戰的真性了。因為國事擾攘，發生許多極不良的情感，國人的心意很受擾動，但是同時亦能激動高貴的情感。法國人愛國的熱心，一旦受了激動，自然而立刻要拔刀赴敵的。自從有了匹爾尼次宣言之後，國人都發現激昂意氣。法國是革命了。自然國人要自問：究竟革命是邪非邪？革命是否已經過火邪？抑或尚未透徹耶？這不算什麼重要問題，只知革命是一件事實。現在忽然來了外國人，要來干預阻撓，要強逼法國作這個，作那個，國人一想到外國橫相干預，民氣大憤，爲什麼要外國來干預？難道是不許法國人自己安排自己的家事麼？全國的人都跳起來，外國人恐嚇我們麼？於是全國一致叫喊道：「不如我們先動手進攻歐洲的暴君，調兵遣將麼？我們法國派兵先攻他們，搗他們的巢穴。」議員們太過膽怯了；這時候那羣政客什麼左黨右黨，還打什麼算盤。他們都弄錯了，他們只管在那裏遲疑審慎，

其實是畏葸。羅伯斯庇爾幾乎喪失了他的名譽。全國的人那時衆口同聲的喊道：「我們到了前敵打仗，在槍林彈雨中，自然而然就能恢復軍紀，賣國賊的假面具，從此可以揭穿了！我們進行呀！」於是這六個月之內，奮勇入伍的人如潮湧而來，鄉下種田的人也有，律師的錄事，工匠，貴族都紛紛告奮勇。這就是一七九一年的義勇隊。莫理斯說他們都是匪類。這大多數人之中，匪類原是在所不免，但是這些匪類都是熱血的，他們衝出國門，踐踏歐洲，把一個古老陳腐的世界推翻了！

(八)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大會議。雖然國人心裏原免不了十分焦急，這樣的大舉作孤注一擲，是非同小可的。四月二十日開大會議，那時候政府會議決定主戰，國人都已經曉得會議盼望閣臣到會，路易也許是要到會的。康多塞當開會的時候，在那裏宣讀他的學校報告，說話的聲音很低，議員們並沒得幾個人聽他讀的。那時候法國的孩子們並不想讀書，終日連羣結隊，在街上敲鼓學兵操。

當天的中午，路易第十六果然到會，他兩眼毫無精神，一切舉動都好像如在夢中。這時候他並無一點激昂意氣，據他看來宣戰不過是兩黨的陰謀構成的一黨就是迪臣，一黨就是雅科俾俱樂部。

部。他是恨極這兩黨的了，他宣讀閣臣所製的節略，說是必要對奧帝宣戰。斯塔厄爾的記載說道：「路易第十六讀節略的時候，毫無精神，如同讀極不要緊的公文一樣。」讀完之後，議場寂然無聲，路易就走了。

議場門外聚了許多人是非之鼓噪，議員們因此頗有戒心。於是有一位吉倫特黨議員，首先提議說：「不必派委員團研究報告，什麼形式上的手續，俱可以不必逐一經過了，不要耽誤軍機，我們不如立刻提議。」杜馬原是一位好軍人，起立要反對這個議案，被衆人喝住，立刻又座下。中黨有一位議員，向來是反對主戰的，到了這個時候，都要主戰。說道：「我們是自由國，一定能得勝的！」右黨有兩位議員要提倡審慎考慮，又被大衆喝住。波爾多黨此時好像着了迷，忘其所以的。有一個附和羅伯斯庇爾的議員要求開首討論，於是最初發言的吉倫特黨議員反對他說道：「國人一致的主戰，我們立刻要順輿情宣戰，勿令國人不耐煩久等，我曉得你也許是快要頒行條例，解放天下人，使同享自由；我卻要請議會通過，不解決宣戰，不許散會！」這時候會議場中另是一種空氣，衆人恍恍惚惚，如醉如癡。和平派說話，簡直的是沒得人聽，後來提出宣戰議案，就算是討論過。正在要投票

取決的時候，忽然有一個議員要走上演說臺，這一位就是麥林（Merlin），但是已經算得討論終止，衆人不容他登臺演說。麥林於是大喊道：「我要宣戰書內只說是對帝王們宣戰，同百姓們是保守和平。」

這是反對帝王之戰，所有度穆累的一切軍略，攻打奧大利都還是完全舊派的思想。左黨之中有許多政客另有他們的戰略，以為戰事極有把握，能任意指揮，任意收束。還有一班人主張縮了範圍，縮短戰期的，到了這個時候，因為有對帝王宣戰這一句話，所有一切計畫，都掃地了。凡是帝王都聽見這一句話的，新派的政治家，原要設計打散帝王們團結，卻反令他們團結起來。法國變了孤立，要抵禦天下之兵。

（九）宣戰 宣戰就是拿這一句話作底，於是全會通過，（只有七票反對）議員們歡呼欲狂。王后聽了說道：「如此辦法更好！」王后日夜都在夢中要歐洲各國用武力干預，就可以嚇倒法國，國人就可以俯首聽命，跪在國王之前求饒。路易第十六此時仍存這種妄想。王后所想要的（這種思想是萬不能寬貸的，讀者要知此種思想，存有千百種極其殘酷的惡感。）是法國軍隊全軍覆

沒。度穆累曾有函牘通知奧國政府。此時英國是仇視法國，而持觀變的態度。普魯士王是四月二十六日離開柏林，帶軍隊向巴黎前進。

(十) 法國之危急情形 普奧等國聯合進攻法國，是已成之事實了。法國的邊界是防守薄弱，又無預備，軍隊既無將官，統兵大員又不可靠，內閣又都是生手，並無更事的人，宮庭是個賣國的，軍隊是向無紀律的，議會是被街上的羣衆所操縱的，街上的羣衆是亂作亂爲無人禁止的，歐洲是要傾覆法國的。倘若是法國能幸而免，真是個怪事了。最奇怪的是巴黎有兩大黨，都盼望法國大敗的。一黨自然是反對革命的，他們以爲法國大敗，就可以壓倒革命。一黨是革命黨，盼望大敗，可以激動二次革命。向來所有的戰事，從未有如法國這一次之毫無預備的，亦從未有主戰的人的意思，包藏有這樣盼望的。

但是吉倫特黨第一部分的政策，是已經實行了。

第十八章 六月二十日倒閣

(一) 四月二十八之退縮 四月三十有打敗之謠言傳到巴黎。實在的情形是不止打敗；其實不是打敗是退縮。大約曉事的人，或謹慎的人，都曉得這種軍隊是必縮退不前的；不過還想不到當時各種不堪的情形。四月二十八，洛宋波的兩個部將狄倫及俾龍分兩處進攻比利時的邊界。狄倫的隊伍是從力倫 (Tillon) 向都爾內 (Tournai) 前進，一見奧國的輕騎，就望風而靡，法國的馬隊先退，大喊：「各人自顧性命！」狄倫馳到退後軍隊之前，被自己的軍隊先把他殺死，全軍並未流一滴血。只流了隊官的血，就退回防地了。同這一天，俾龍的隊伍是從探甫倫 (Quiévrain) 向蒙斯 (Mons) 前進，看見高處有許多白色的奧國軍服，就號令退回，他的慌張失措的馬隊，立刻回頭，喊道：「我們中計！」有一個人的記載，描寫當時情景，說俾龍是拚命的跑，路上都是拋棄的軍械，兵丁們因害怕跌倒在地動不得；他們跑回原防地方，那種不堪情形，比狄倫的軍隊還不如。

奧國兵見這種情形，也未免詫異，於是走入法國邊地大笑，恥笑法國一句俗語，「不是勝，就是跑！」此時他們很明白了，若要法國人跳跑，不必用刀子，只要用鞭子！巴黎的大使有一位告訴莫里斯說：「不過幾個禮拜，戰事就完了。」但是這一停頓，卻救了法國。奧軍原料不到這樣容易取勝，就按兵不動，深信無論何時，要進就進，不必亟亟。於是拉法夷脫同盧克涅爾（洛宋波已退職）有機

會振興多少軍氣。

（二）巴黎之騷動 巴黎的人都大喊，說是有賣國賊。議會歸過於教士們，這卻是許多人想不到的。在最後這個星期之內，羣衆反對教士到了很高的熱度。五月二十七日議會曾表決議案，譴責教士們滋事，要驅逐他們出境。議員們引一條極令人可怕的報告中詳細情形，說是在敵軍屍屍中，（其實法國軍隊並未殺死一個奧兵）找出幾個都是不肯發誓的法國教士，改裝作奧國兵的。就是向來很拘謹的人，也相信這樣無理而又毫無根據的謠言。

議會此時是手足無措，忘其所以，發起許多激烈無謂的討論。當時有沙多維奧（Chaudeau）堡的叛兵回到巴黎，議員們非常之高興，歡迎他們，簡直的是鼓勵譁變。同時卻在那裏胡思亂

想，要想出什麼妙計，可以恢復軍紀。議員們在會場裏亂說話，鬧到一個議場成爲戰場，好像是噶聲隆隆的。有幾位議員還打別的議員的耳光。右邊被人侮辱得很利害，提議關閉各俱樂部，但是議員們誰也不敢關閉。巴黎處處都是打架，俱樂部裏頭也打起架來了。羅伯斯庇爾是預料敗退的，此時因爲不幸而言中，非常之得意。他叫附和他的人說：「布里索黨因爲大權獨攬，被事權醉倒了！」這些黨人很疑心布里索黨，因爲同黨入了閣，過於寬待君主。

(三) 憲制軍隊之遣散 當時有謠言就是宮庭有陰謀，要殲殺所有愛國的人。斐揚黨人就詰問：如何殲殺？且說道國王已經遣散衛隊，又無調遣陸軍的權柄，如何能够殲殺呢！但是此時君主有了新衛隊，所謂憲制軍隊。高山黨在議會高喊：「一定要解散憲制軍隊！」五月二十九，戎索內不肯落人之後，居然通過遣散憲制軍隊議案。此例一頒行之後，路易第十六是毫無護衛，毋論何時，一有暴動，就要受損害也。

路易卻批准這條新例。當時人人無不以爲國王是已陷於絕地，無法可救的了。當時有許多人的函牘，都說王室無日不在羣衆侮辱之中。國民軍是最怕羣衆鬧事的，本來就不够保護王室，當時

是有陰謀起事招集無賴。

(四) 塞爾凡招集同盟兵 六月初四日，塞爾凡已經當了陸軍大臣，奉行羅蘭的政策，走去議會提議一個最危險的議案。當時商定七月十四日慶祝第二次大同盟。這個陸軍大臣提議，每縣派五個大同盟代表，全身披掛，在大校場行過慶祝大典之後，就要編爲一軍，共總是二萬人，駐紮在森河 (Seine) 的下游，或附近都城的地方。這個提議很令人詫異，當日政府會議，曾經度穆累指明，此項聚集很有危險，塞爾凡這個提議，明明是獨斷獨行，明明是違抗開議。議員們討論辯駁這個議案，卻並不費多少時刻。這是出乎右黨意料之外的。塞爾凡提這個議案，當作是一個純粹軍事的問題。六月初六日議會通過。

當日巴黎騷動的情形，已够令人可怕，不獨是君主的朋友及愛護君主的人頗有戒心，凡是喜歡維持治安及篤守憲法的，都是無不有戒心的。現在又有這種大聚集，簡直的是火上加油了。當時好滋事的人，已經不遺餘力激動民衆，一旦聚集了這許多的大同盟代表，自然是要幫助羣衆的。試觀當時巴巴魯與馬賽 (Marseilles) 市政廳來往的函牘，就曉得有許多人之有戒心，不是毫無根

據的斐揚黨人以為君主的種種讓步，已是過於退讓的了。巴黎地方的行政廳（專權是在斐揚黨人手中）曾經呈請君主不要批准反對不發誓教士的新例；但是此時閣議已自分裂，關於大同盟代表問題，度穆累很反對塞爾凡（兩人幾乎揮拳）。路易第十六曉得閣員不能一致，有幾位閣員決定，假使君主不批准這條議案，就拿辭職來恐嚇，路易卻以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驅逐這一羣令人討厭的閣員。

（五）閣員免職 六月初十日羅蘭以為他可以恫喝君主，從衣袋裏掏出一封寫給君主的信。這一封信從頭至尾完全是他的夫人寫的，是不必說的了。作者不必說明這封信裏頭並無什麼恭維君主的話；都是警告他不要忘了他的錄事長的職守的話。路易第十六不動聲色的把這封信接過來摺好了，放在衣袋裏。誰知十三這一天，羅蘭正要赴內閣會議的時候，接到君主一封信，信裏只有很簡單的一句話，請他辭了內務大臣之職；同時克拉微勒斯也被免職，其後就是塞爾凡免職，度穆累當了陸軍大臣。

（六）度穆累之退位 這免職的事一發表，巴黎都喧吵起來。舉良女公民十六日寫道：「我

聽了未免一驚。『議會曉得了，也大為震動。有位議員說是一得了這個消息很難受。十四早上十點鐘，議會很歡迎免職的閣員，當他們是殉難的人。這樣歡迎原是不合法律的，於是發令把羅蘭致君主信刊布，又通過一條宣言，說是全國都惋惜閣員退位。正在這個時候，那一個大賣國賊度穆累跑到會場來，議員們大肆其攻擊，加對喊他作狄克頭陀！有一位議員說他是個汗蟻者！度穆累說他們都是瘋子。路易第十六雖然覺得度穆累來比較羅蘭，自然是度穆累較為可近；君主仍以度穆累為過於輕佻，無一定主意，非君子所宜交的人，也並不相信度穆累，以為其無異於他人。不然的話，度穆累還可以有法對付議員。他一看自己夾雜在中間，萬不能討好的；他原是有知識的人，不等到同某方面發生衝突之前，就辭職走開了。路易只好選擇斐揚黨的二等人才入閣。有一個人說道：『議員因受了大驚，是以對於新內閣也並無不歡迎的意思。』

然而左黨卻大發怒。舉良寫道：『議會腐敗無能拋棄革命了！君主是掙脫了束縛了！將來總該有一天！』這一天是六月二十日。

(七) 在羅蘭夫人的客廳內謀報復。有一個起事的人說道：『報復的發起一切計畫，皆

是在羅蘭夫人的客廳裏所發生的。當時最生氣的是羅蘭夫人，羅蘭自己覺得有性命交關的憤怒，克拉維勒斯是捨不得他的財政部。有一個人六月二十日看見克拉維勒斯激動羣衆，要他們要求將所有的好開員們全體復職。所有常到羅蘭夫人家裏的，都主張要定期報復，預定八月初十日起事。有專門鬧事幾個爲首的人，如殺豬的勒戎德爾 (Legendre)，釀酒的松退爾 (Sauterre)，沙波特 (Chabot)，佛爾內 (Fournier) 之流，帶領匪徒指揮一切。

六月二十日，他們的意思，不過是要把驅逐的開員復職，強迫路易批准議案。倘若因此事而推倒君主，誠然是不再建立君主了。

他們的借口就是舉行第四場紀念的慶祝，在王宮園裏植自由樹。那天早晨就有八千無賴出發。早一天就有好幾個人的尺牘說道：「羣衆要聚集議會會場，要求通過議案。」

(八)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 檢察長已警告議會防備，當開會討論的時候，請願的人到了，要求進場。於是發生極激烈的辨駁。左黨歡迎人民起事。右黨有人喊道：「什麼人民？他們已帶了刀棍槍砲來請願的！」當天晚上，有一個人寫道：「羣衆堆裏什麼軍械都有，各種服式都有，好在大

多數都是平常人民。」加對極力主張請人民入議場，汾約主持得更力。（舉良寫道：「人人都歸心於汾約。」）羣衆原來是替羅蘭及克拉微勒斯報仇的，會議廳的走廊，已經人滿了，只好先讓人民的代表進來。代表團的領袖是一個很能演說的，發表許多極高的思想，說話是很激烈的。他說：「人民已起來了，是要流血的！否則我們快要種的自由樹，是要好好的開花！我們祖國的仇人，難道以為七月十四的英雄都睡着了麼？他們睡醒起來，是能令人害怕的！」議會聽了真是害怕，只好讓他們在議場走一週。當時人民誠然是起來，然而是很難以站得住的（似是指吃醉酒，譯者註。）有一位歷史家頗為當時的情形所動，頗替他們出脫，說羣衆因為要提提精神，不得不吃些酒，故此走到議會的時候，不很像樣。云云。多數的議員們，看見這種情景，是極其嫌惡。有些議員們，看見了只是大笑。有一位議員道：「我只看見刀槍長矛如林。」有一位歷史家寫道：「不倫不類。」然而這次巴黎的革命，都能使見者流淚。當日有許多賣炭的，還有市場上的挑夫，還有二百多個老退伍的兵見了都下淚的。說這句話的報館記者又加一筆記道：「羣衆中發現一種坦白無私的歡樂。」很能使當時的情形帶些活潑生機。據作者看來，這羣人吃酒吃得太多了，無論當時如何活潑，再也發生不出什

麼詩意來當時議會也無法，只好忍受他們騷擾了三點鐘。

議長把手放在心前對羣衆說道：「請你們這班好國民放心，議會很曉得怎樣對付陰謀賣國的罪案。」羣衆顯然是不相信議長的話，忽然離了議會向王宮走。

(九) 匪徒們入王宮 王宮此時是毫無保衛，匪徒們只要推開宮門，就可以走進去。不到幾分鐘，匪徒已經布滿禁地了。匪徒們正要用大斧砍門，路易叫人開了門，自己走出來，神色是冷淡的。路易愈發怒的時候是愈冷淡，這是他的特色。衆羣把他推來推去，一面又詛罵他。有一位議員當天晚上寫道：「匪類仍對君主說了好些醜惡的話，其中有一個國民軍，對君主毋論什麼令人可怕的話都說到了。」當下他們一面亂喊，一面叫道：「批准議案！召回愛國閣員！驅逐教士！請你自擇，還是願意在巴黎，或是願意在科布林士？」路易卻很鎮靜的說：「既不是在這個地方，又不是在這個時候，可以討論議案的。」還聲明他是個愛國的，看見身邊有一個戴了紅色的自由帽，他拿過來自己戴上。路易這種演戲的舉動，未免過火。羣衆見了也糊塗了。一會子這班愛國人見了，也覺得不曉得怎麼樣纔是的。其中有些要試試君主，看他能够作到什麼地步。當時天氣很熱，許多人在那裏吃

酒，他們也取了一種酒來請路易喝酒。路易接過來就要喝。

當下國民軍到了，把君主身邊的人逐開。

(十) 君主吃酒 路易一個人站在那裏斜戴紅帽，熱到遍體流汗，酒鐘在手，匪類們喊道：「君主吃酒！」路易微笑答復。汾約從議會趕來，以為他善於辭令，只要一演說，就可以遣散羣衆，不料他只管說他的，匪類們竟是不理。後來有人把汾約高舉起來，放在一個有力的挑夫肩上，他就在這個新奇演說壇上演說起來，匪類們只是恥笑他。

隨後市長丕梯恩也到了。有一個人描寫他說道：「這一位市長身長而白，面目無味，神色冷淡，骨子裏是個壞種，是個懦夫，是當時一個最壞的人。」這時候已經是午後六點鐘，匪徒是早上四點鐘出發的。市長到了，先聲明他纔曉得王宮有事。路易第十六接待這個奸賊是很冷淡的，然而卻虧得丕梯恩把他們解散的。匪徒既不能強迫答應他們什麼，此時也疲乏了。丕梯恩告訴他們說：「你們萬不能用暴力強迫君主，若是君主答應你們的話，帶些被強迫的口氣，豈不是變成笑話了嗎？」羣衆聽了，慢慢散了。丕梯恩於是對議會說了些解說自己的話，其實自詡有解散之功，議會讓他入

這次滋事，原是犯法的舉動；左黨是很明白的，設法要撇開這次滋事的不良效果。於是播散謠言，說是羣衆不過是去探望君主。左黨議員的尺牘同雅科俾黨的報章都有這種話。舉良寫道：「人民對君主說了好些冠冕堂皇很中聽的話。」又有一個人寫道：「看當日人民們之善用其自由，可見得人民是很配享受自由的。」康多塞是異常高興，說道：「當日並無什麼損害，不過打破幾塊玻璃罷了。」

(十一) 反動的感覺 明白人曉得了。是非常之憤怒，於是發生許多反動，都替君主不平。觀於這星期的來往尺牘，可知當時拉法夷脫開信趕到滋事的地方，他盼望凡是憤恨六月二十日鬧事的人，都要與他表同情，同他合力，要趁這個機會關閉雅科俾俱樂部，因為這個俱樂部無一天不辱罵他。

(十二) 拉法夷脫譴責雅科俾俱樂部 二十八日當議會最擾動的時候，拉法夷脫跑進會場，以軍隊爲名，大責維持雅科俾黨的人。(就是雅科俾黨的會員)有一會子，左黨覺得很難堪，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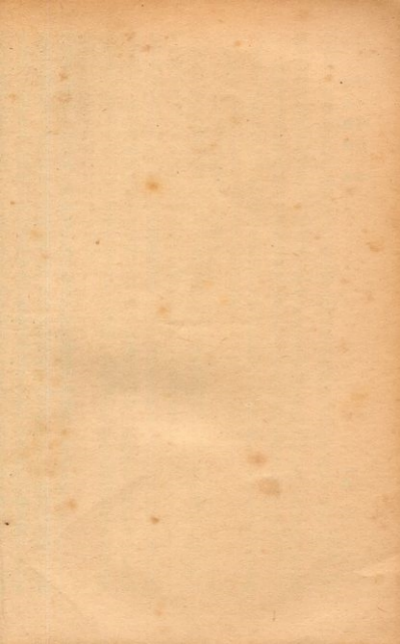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黨很熱心的恭維拉法夷脫，中黨也歡迎他，以為軍隊就跟踪而來。假是他真是帶了軍隊來，或者也可以有點作用。加對不敢直接的攻擊他，不過說的是冷嘲諷諷的話。但是議會仍然是很厭惡二十日的事，大多數的市僧們仍然當拉法夷脫是自由之長子。議會卻很幫他，當時提議，要把拉法夷脫送回去。他的軍隊裏投票的時候，有三百三十九票反對這個議案，有二百三十四票贊成。這時候雅科俾黨很不得勁，處處罵雅科俾黨的話。

左黨因受了這種挫折，大發其怒，當天晚上羅伯斯庇爾就在雅科俾俱樂部很譴責拉法夷脫，說他是祖國的仇敵。庫唐說他是最壞的壞人。對穆郎說他是個光棍，是個獸子。假使宮庭及宮庭黨都維持拉法夷脫的辦法，左黨的發怒，也得不着什麼效果。但是王宮裏頭的人，還當拉法夷脫是個君主最大的仇敵。此時全國都發現許多反感，宮庭誤會了，以為是反對革命。他們的意思是無所用於拉法夷脫，用不着借重他。六月二十九日有一個貴族寫道：「拉法夷脫是個陰謀家，是個光棍，他現在看見風頭轉了，他不過要借這個機會投到對方黨裏。」雅科俾黨人，一面反對拉法夷脫，說他是和尙派。一面宮裏也恥笑他，笑他是個大傻子。王后說道：「與其求救於拉法夷脫及立憲黨，不

(十三) 宮庭拋棄拉法夷脫，宮裏不獨拒絕拉法夷脫，還要揭露他的陰謀。拉法夷脫聽見路易要於二十九日校閱國民軍，很想趁這個機會，出露於他的舊部眼前，引誘他們跟他去收拾雅科俾黨。宮庭卻把這個消息透給丕梯恩，丕梯恩於是停止校閱。拉法夷脫知道詭計不能行，離了巴黎。當天晚上，就有人用紙紮一個拉法夷脫在御苑當衆梟首焚燒，宮庭又錯過這個機會。

(十四) 左黨又振作，議會此時很失望，中黨尤其不得意，要同左黨講和。七月初三，汾約不敢直接攻擊拉法夷脫，說了一篇很詭譎的話，提議查考報告拉法夷脫的行爲。右黨原是很有戒心的，此時也贊成這個提議，這就是立憲黨自己打倒自己。這一舉，把反應的舉動停頓住了。左黨壯了膽，加以雅科俾俱樂部的憤怒，決計要報仇。

八月初十的事，就是左黨回報拉法夷脫的舉動。



第十九章 廢君問題

(一) 左黨恐嚇君主 這一次左黨吃驚不小。讀者試參觀當時高山黨議員及庫通、羅蘭夫人，舉良六月二十至七月初三之間來往尺牘可知。到了七月初三，他們乃覺得如釋重負，宮庭把拉法夷脫一挫折，他們纔放心。

左黨的領袖如布里索如羅伯斯庇爾因為同受驚恐，不能不共患難，此時好像言歸于好了，在那裏等候大同盟的代表到齊，再演六月二十日的戲。他們特別看重的是布勒斯特 (Brest) 及馬賽 (Marseille) 兩處地方的代表，他們是十九日及二十二日起程入都的。七月初二日議會通過，請代表等入巴黎，亦經路易批准。這兩處的代表，是來不及預聞七月十四日在大校場慶祝的了。他們來巴黎惟一目的是推倒君主，那時候有一張愛國報，已經說過巴黎要多添愛國力。

當代表們未到之前，黨人竭力鼓動民氣。大街小巷，都有唱歌，說的都是推倒君主的話。七月初

三這一天，議會卻唱的是慘調，汾約用極悽慘的話，在議會說是法國有大危險。這樣驚人的話，自然是最容易激動羣衆的。他將古時各國君主首領殲殺人民的故事，說了一番；又說國內有許多仇敵，如何等候歐洲聯軍入城亂殺等事。汾約所說國內有奸細有仇敵的話，不爲無因；因爲此時宮庭的人是歡喜到了不得，假使汾約並無意廢君，然而這種話語從議會透露到民間，就是預備廢君的先聲。莫理斯七月初十寫道：「我們是大踏步向大禍走。」

(二) 丕梯恩之停職 那時候巴黎的當道停止市長丕梯恩及檢察長麥紐爾(Manuel)行使職權，這還算是他們懲罰得太遲了。因爲自從六月二十日起，丕梯恩的朋友們人人都替他擔心，以爲立刻就要受懲罰。過了兩星期纔有停職的舉動，朋友們以爲這是大政變的第一步。

這時候丕梯恩是最爲輿論所歸的人，左黨無不死心塌地的幫助他的。十一月十九日，庫通會稱呼丕梯恩是一個貞潔室女。到了七月初七丕梯恩不獨是個貞潔室女，並且是一個殉難的英雄。舉良說他私德是最好。波爾多的代表引他爲同志。巴黎的羣衆，甘心聽丕梯恩調動。孩子初生的，都命名作丕梯恩。這一位丕梯恩是當時一個最淺的人，衆人卻崇拜他如神明。有人稱他爲古代聖賢

豪傑有許多人猶以爲未足，居然有一位著作家替丕梯恩製傳，比他作耶穌並在傳中指明耶穌應該當耶路撒冷地方的市長，如同今日丕梯恩之當巴黎市長。其實骨子裏這個丕梯恩不過是個大傻子，是一個最膽怯的人。丕梯恩的一七九二年的朋友們，稱他是個膽小懦夫，有人描寫他的性情舉動的，讀之令人可怕。

雖是這樣說，此時的人，卻非常之崇拜他。七月十二日，路易批准停止丕梯恩職權，羣衆大怒。吉倫特黨向來同丕梯恩往來深密的，一定要他在位，預備倡亂的。那一黨也要丕梯恩在職，因爲丕梯恩是個糊塗蟲，兩目無睹的，非他在位，他們倡亂就不能成功。羣衆是無知無識的崇拜這位上帝，到了極點，四處狂呼：「無丕梯恩，就不如死！」六月二十日，市長那種舉動是應該停職的，也並無不合法律之處。杜馬卻寫道：「這是一件違背憲法的事，議會妄用其權。」居然反對丕梯恩停職。路易原可以借這個機會打擊議會，但是路易動不得，又錯過了好機會。

(三) 提議廢君問題 那時候常常有人提議廢君；七月初三汾約所說的卻不過是侵犯他的話，康盤(Cambon)是直接的說國王通敵，應該廢的。七月初間會議，吉倫特黨看見左黨佔了

他們的地步，不勝詫異。其實此時吉倫特黨還無一定主意，不知應該作些什麼；他們聽見廢君的提議，惟一政策，不過是要求閣員復職，此外是毫無進步。大多數的吉倫特黨，此時不過說些空泛無邊際的話。然而其中有幾位如宋波（Crabot），麥林（Martin），康盤所說的話，卻都是很實在的。康多塞所主張的，不過是要使君主無權。議會中有許多議員心裏有許多矛盾相反的思想，有些時心裏擾動毫無果斷，都忘其所以，手足無措，因此發生最奇異的舉動，所謂「拉摩勒特接吻」（Lamourette Kiss）是也。

（四）拉摩勒特接吻 拉摩勒特是里昂地方的一位主教，他說法國既蹈危機，國人要全體

聯合，以抵禦國危；議員們昨天晚上還是你打我，我打你的，聽了拉摩勒特主教這句全體聯合的話，忽然不約而同互相擁抱起來，痛哭流涕。有一個目睹當時情形的寫道：「議員們好像是受了電氣的……議員們忽然同時起立，高舉兩手，脫了帽舉手搖帽，旁觀的人如狂如瘋的跛腳，歡呼之聲，震動瓦屋，人人都像是吃醉了。」那主教又說句平常話，說是：「有人仇恨共和！」衆人聽了歡呼欲狂。路易聞信立刻臨會，他一到會，就是微笑流涕，賜他們福。議會散席的時候，人人都是滿面流涕的，過

了幾點鐘之後，又是從新你打我，我撕你的鬧起來。當時這樣的情景，很能顯露他們的神經作用，可以解說他們許多怪舉動，顯出他們有英雄氣概，有許多錯誤之點，有許多弱點，亦有許多冒險性質，有大惡的舉動，亦有最名貴的舉動。當時自宮庭以至於陋巷，人人都丟了頭腦，忘其所以了。

其實各俱樂部此時正在竭力進行廢君的布置，是極力反對毋論調和調停的舉動。議會卻有最後的出力抵抗羣衆：七月初十日，議會表決寬貸拉法夷脫，贊成者四百四十六票，反對者二百二十四票，宮庭卻錯會了意；後來八月初十日，路易之所以跑到議會場去躲避，因為他還相信議會還有力量可以抵抗羣衆也。

惟是法國日蹈危機，這一句話透露出來，衆人聽了都變作發狂。十一日議會宣言「祖國危險」。這一個宣言，到了七月十四晚上，替大同盟添上許多慘劇性質。

(五) 一七九二年七月十四日 十三日是丕梯恩復職。十四這一天的慶祝，就是丕梯恩作英雄大出風頭，兩年前是拉法夷脫出風頭，今天是輪到丕梯恩了，卻是佔了路易的便宜。丹敦先已當衆宣言：十四這一天，要廢國王及王后，國王及王后此時有極大危險。第斯塔厄爾夫人 (Mme.

de Stael) 有一篇記載，描寫他們的情形說：「王后滿面是淚，路易走上神座前宣誓的時候，羣衆不顧，只是推他擠他，幸而不爲羣衆所踐踏而死，他們到了神座前，好像是祭祀的犧牲。」

(六) 大同盟代表到巴黎 在這一星期內，大同盟的代表陸續到了巴黎，一到就被他們拉到俱樂部；羅伯斯庇爾請他們救國。代表們擔任救國，只願駐在巴黎，不肯赴前敵。他們說道：「倘若不停止君主職權，我們沒得一個人肯赴前敵的。」這時候巴黎城人人的意中口中，都是停止君主職權的話。議會裏三五成羣談的，都是這句話，毫無顧忌的。

但是大同盟的代表們，不止要停止君主職權，一定要廢君主。

陸續到了許多代表，十八日是到了二千六百九十人，三十這一天，到的是五千三百餘人，組織一個中央委員會，另外有一個五位總理的行政團。有巴黎匪類首領哥薩 (Forsas)，佛爾內 (Fournier)，松退爾，宋波等幫同辦事。十七日代表們爲中央委員會所激動，遞了一個呈子給議會，說君主賣國。議長只好作一個懶惰的答復：說是救國的方法，全在憲法中。

(七) 祖國危險 這個時候忽然發生一件事，煽動羣衆，給陰謀家一個絕好的機會。讀者要

曉得舍瑟爾亞洛（即厄羅爾德）曾經通過提議頒布宣言，說是祖國危險。舉良說他是摹仿彌拉波。這是在七月二十二及二十三兩天。這個可怕的宣言，由市政所派員在大街上宣布的。一面在新橋地方放警礮，一面有軍械廠放礮相應，市政所人員披了三色大綬，左右有馬隊護衛，在十字路口高聲唱道：「祖國危險！」一面又搭了棚，掛滿三色旗，擺了許多大鼓，架了一長塊木板，預備告奮勇的國人，前來報名入伍。此時愛國的熱潮愈鬧愈高，但是踴躍赴義之中，免不了帶着好些憤怒，也不怪他們憤怒。莫理斯二十五日寫道：「奧國軍隊彼此相告，深信在巴黎過冬。」羣衆們很曉得奧軍所說的誇張話，免不了有幾分相信，誇口的話或者會變成事實。羣衆們是不相信法國的統兵大員，並不相信議員，更不相信王室。若是指王后而言，其不爲國人所相信，不爲無因。在王后左右的人，是很盼望奧軍入城，還盼望奧軍早日入城。初十日有一個貴族寫道：「我們的病，日有起色。」羣衆很猜得着他們的意思，義勇隊曾宣言：「若是去前敵打仗，不能令國民軍隊在前敵打仗，一面王宮有人在後頭，把我們殺了。」

（八）十二個委員團 議會是實在忙不過來，左黨也覺得來不及，波爾多黨很遲疑他們，只

要國王恢復羅蘭、克拉微勒斯 (Clavières)、塞爾凡 (Ser van) 等的閣員職權，他們就可以幫忙，保固君位。汾約戎索內，加對送了一個秘密哀的美敦書給路易，同時又組織當衆示威舉動，恐嚇君主，是由一個十二個人組織的委員團送給路易一件公文。這一個委員團，原是立法性質，逐漸變成保安團。這十二個委員作了一件公文，交與議會，這件公文是康多塞的大筆。其中說國民自己原能護衛及保全自由，不必向何方求助；然而仍請陛下最後一次同國民合力保護憲法，保護君主云云。

(九) 吉倫特黨之策略 布里索 偷偷的同路易秘密商議條件，只要國王附於吉倫特黨，吉倫特黨就保護君位。左黨此時已疑心 布里索 陰謀賣友，他們喊 布里索 是 巴那甫，汾約是傾向保護國王的，(惟一條件是要國王服從 吉朗 丁黨) 也為左黨所疑，稱汾約作 巴那甫 第二。骨子裏吉倫特黨政客希望首先發難，他們曉得在議會裏有 宋波 預備，在俱樂部裏有 丹敦 預備要二次革命。吉倫特黨要佔先着，但是太遲來不及了。在宮庭一方面，既不要拉法夷脫打救，也不要 布里索 打救，在陰謀派一方面，是打定主意，不許這一班風袋 (指吉倫特黨好空言也，譯者註。) 從中得手。陰謀派是要把王室一網打盡，以免漏網。

巴那甫 第二同早一年的 巴那甫 第一相同，到得太遲了。

第二十章 君主之傾覆

(一) 馬賽人及馬賽曲 七月二十九日羅伯斯庇爾在議會正式提議，停止君主行使職權，召集國會。這一個號令，同時是發與巴黎各分區的。

近來各分區任從匪類侵犯，已經有好幾個星期，其實各區都是有陰謀派指揮的。其中有一區是戲院區，是陰謀發源之地。丹敦對稷郎，馬拉佛爾內等等議廢君主的大多數人，都很歡迎這個提議；不過他們是一個平常衆人會議的地方，並不是法定團體，況且聚會的人，雖然吵得熱鬧，不見得肯去冒險拚命。是以爲首的人，要等候馬賽發來的援兵。

馬賽人是七月二十九日到巴黎的。巴巴魯原請馬賽市長派六百名敢死隊來。後來果然有一百名，死在王宮的。但是他們從馬賽地方動身來巴黎，在路上很證明他們很能唱。他們有幾個星期在路上冒犯暑熱，高唱一個萊因河健兒曲。這一個曲子，不過是數星期前有駐紮在斯特拉斯堡要

塞的一個少年軍官，名魯熱得利爾（Rouget de Lisle）所製的，這羣馬賽健兒把這一支曲子唱得熟了，算是他們的軍歌，就改了名，叫作馬賽健兒曲。南方人是善於據北方人的東西爲已有的。

二十九這天，他們是到了砂蘭通（Charanton）地方，（此地有監獄，譯者註。）當時有些人很想把他們監禁在這裏。巴巴魯趕去歡迎他們。三十日馬賽健兒入巴黎城，當天晚上他們就打死一個國民軍，打傷幾個兵，到處鬧事。

如此可怕的事，都發生反動。三十一日，巴黎有一區宣言：君主是已經廢了，八月初四卻有了變卦，因爲初三日巴黎就曉得不倫瑞克（Brunswick）的狂妄宣言書。

（二）連臣與歐洲 自從春間法國前敵的軍隊不戰而退，歐洲看法國不過是刀俎上物。外國軍隊跑去巴黎遊覽，是極容易的事。此時還未入法國，聯軍就預先分贓。奧國一位大臣寫道：「我們用兵的目的，現在不是恢復秩序了；他們擾亂秩序，內亂頻生，更易令我們達目的，將來我們替法國恢復秩序，替他們隨便建立一種憲法，是大有利於法國，但是法國要犧牲幾省地方酬我們的勞。」他們現在借口延緩遲遲不進兵，就是要法國自己先擾亂幾時再說。其實普魯士同奧大利都

不肯讓俄國一國獨斷獨行，兩國又彼此都不相信。他們的軍隊前進往洛林地方的時候，彼此都互相察看，各懷貳心。這個情形，就可以解說在瓦爾美（Valmy）地方發現的怪事。這次要侵犯法國的聯軍，是個不完全的結合，是靠不住的，彼此都被懷疑所搖動，又過於輕視法軍，過於得意，是會發生危險的。

（三）不倫瑞克之宣言書 連臣們之狂妄誇張，更是不安。他們心裏存了許多一時三變的計畫，說是法國常被匪類騷擾，常在恐慌時代，是要拿恐慌對付恐慌的。若是一個宣言書能够在法國發恐慌，全國不難都要跪在國王面前搖尾乞憐的求命；只要國人都服從了君主，康狄（Condé）的軍隊就可以長驅直入，展開白色的旗，什麼事都完了，從此永享太平。他們對於這種侵犯法國的計畫，也還帶有一點愛國思想。倘若國人悔禍，外國兵就無所借口，也不能要求兵費，因為用不着他們干預，人就服從了。連臣們滿肚子裏都是這種計畫，故此終日包圍那位總司令不倫瑞克。這位總司令是一個無決斷極膽小的人，實在被連臣騷擾不過，只好聳聳肩，叫人作一個宣言書，在底下簽個字。這一個宣言書裏頭有許多條件，許多讀者當已曉得了。這一件著名公文的口氣，當法國是個

反叛，若是要免於受懲罰，就得跪在國王面前求饒。又恐嚇巴黎，若是損及王室毫髮，義軍一到，是要玉石俱焚的，諸事惟議會及政府是問。居民人等若膽敢抵抗義軍者，必從重懲辦。這一件公文對於所謂反叛並無分別，凡是一七八九年五月起事的反叛，都是一類的治罪。莫里斯詳論這件公文，很有幾句譏諷話。他說道：「這件公文就是說我反對你們衆人，請你們衆人反對我，你們要盡力抵抗我們，因為你們除了抵抗之外，並無其他希望。」這一篇大吹而特吹的文章，杜馬批評得最的當。說道：「簡直的是國王的兩位貴介弟，對於王室作骨肉相殘的舉動。」

(四) 要求廢君 主持共和的康多塞喊道：「我們有救了！」這句話是指推翻君主制而言。

初三日丕梯恩就到議會，說是帶了各區的請願書，要求廢君主。汾約聽了害怕，立刻散會，停止討論。(這樣解決是最害事。) 初四日，摩康塞爾 (Mancoisell) 分區宣言不承認路易第十六作君主，議會不承認這句話，說是君主問題，是全體國民的問題，不能歸一分區獨斷獨行。議員們對分區不知說了多少好話，纔敢把這個問題壓下來不討論，可見得議員們是怕極了羣衆的了。當時有一個英國人，目睹當時議會之紛亂無主情形，說道：「初六日同時有兩分區來請願的，一個是請懲辦要

求廢君主的人，一個是來要求廢君主的；議會對於第一個分區是絕口稱讚，對於第二個分區是表示歡迎，特別賜坐。『這個英國人還親眼看見旁聽的辱罵議員，還有恐嚇他們的。這個英國人寫道：『我很相信還是旁聽的人驅逐議員出會場的成數多，議員們驅逐旁聽人的成數少。』當下議會一面敷衍人民，一面拋棄君主，議決駐紮巴黎城外的瑞士營，（君主只剩了這個護衛）調遣出外，編入北邊軍隊。

初八日舉良寫道：『議會好像是太過，力薄不能作輿論的後盾；輿論好像是太強，不肯聽議會壓制，總要流血。』因為要流血，馬賽健兒於初四日，強迫市政人員發給五千子彈。此時國民軍的司令是一個忠於王室的人，名叫曼達（Gallot de Mandat）擔任去蠱惑他的部下。

議員們曉得起事是免不了的；他們雖然向來喜歡開長會，卻不喜歡遇險。初九晚上七點鐘，他們就散會。

（五）八月初九晚，布里索因為路易第十六始終不肯召回閣臣，復他們的職，只好不顧法律的。

初九晚上是很鬧熱。巴黎全城的人都在街上謠言四起，都說是今天晚上舉事！到了晚上十一點三刻，科第力爾的大鐘忽然打起來，聲音是很悽慘的，每過幾分鐘，就有別的六處教堂鳴鐘相應。原來這是報警的鐘。巴黎全城的人，都覺得毛骨聳然，只聽見許多人說道：「來了！我們現在要進行！」

(六) 丹敦在市政廳的驚人舉動。原來是丹敦代表總檢察官，親自帶暗號到科第力爾叫他們鳴鐘。自八點至九點，巴黎各分區開會，開得很熱鬧；他們的目的，是選特派員恐嚇市政所董事團，倘若在所必要，就把他們驅逐了，另委董事團。這個董事團的董事都是宗社黨，必先在市政所大翻騰，然後好去攻打王宮。只要市政所到了陰謀派的手上，他們就可壓制曼達，把國民軍奪過來，隨即打發巴黎的無賴，同馬賽健兒去攻打毫無保護的王宮。到了十一點鐘，所以新被選的特派員都向市政所來。

(七) 起事的自治會。市政所的董事團正在開會，已經打發人去請丕梯恩。丕梯恩不來，於是叫曼達發令拔隊。曼達立刻布置，帶隊向王宮而來。丕梯恩臉上怪難看的，也跟着曼達走。當下丹敦進了市政所，看見巴黎八十二分區的領袖，在那裏發怒。這八十二個領袖，自稱是新自治會的首

領董事團還在那裏議事，請這八十二個新領袖暫時佔據議事所附近的一間房子。這是董事們自裁的辦法，不到一點鐘，起事的自治會，把他們掃除乾淨了。

(八) 曼達部署一切保衛王宮。曼達到了王宮，就部署一切。他原不甚相信他的國民軍，但是他發出極剛決的號令，國民軍好像還不至於不可靠。曼達又發號令把駐紮魯意爾 (Rueil) 及庫爾柏筏 (Courbevoie) 的瑞士營調來，又把警兵隊都調來，一切算起來，共總有一千八百人。國民軍都是當時稱爲一七八九年的好人，作者要說句公道話，他們此時並不甚歡迎巴黎的匪類。

(九) 洛德洛 這一道的檢察長洛德洛 (Roderer) 也是一七八九年的好人，到了晚上十一點鐘，他也出現了。他原是第一屆的議員，他的一切舉動，實在令人可疑。昨天他是個雅科俾黨，今日卻變了一個和平派，再過一天，他可變了帝制時代的上議院議員。最後到了路易腓立時代，他卻當了貴族。但是洛林地方人，待人是禮貌很周到的，才幹是有的，很能令人喜歡，向不作極端解決的事。他是最能挫折過火舉動的。隨後丕梯恩也來了，仍然是滿面笑容。路易接待他是很客氣的，因爲有幾個兵丁對他說了幾句粗話，他就借作題目跑到議會來。議會此時有幾個議員在那裏，丕梯

恩從議會出來，原該去市政廳的，他卻不去，走回去自己市長辦事地方。巴巴魯早已料及因為起事，他借故規避。

太陽快上來的時候，王妹依利薩伯捲起窗簾對王后說道：「妹妹，你走來看，天將亮了！」馬利安推湮特這次看日出，就是看法國君主制的太陽最後一次升天了，路易第十六說要去就寢。這個時候正是丹敦佔據市政廳。他一到了，就發生大擾亂，丕梯恩既不在那裏，他更可以自由舉動，董事團起首害怕。

(十)曼達被害 董事們以為曼達是個反叛，賣了他們。曼達原派有軍隊駐紮新橋，以免河兩岸的亂黨通氣相聯。匪類們見了大怒，於是高聲大喊：說是曼達整備殲殺民衆，又說是王宮與他同謀。董事團這時候手足失措，不知怎樣是好，只好發一個號令，請曼達離開王宮，回來市政廳。曼達遲疑，不想奉命。閣臣們勸他不要動；洛德洛勸他應該奉命，且說董事團都是好人，都是效忠於君主的，怕什麼回去呢？曼達還不曉得當下已經有革命的自治會成立，於是並不帶護衛就回去，一到就被包圍住，被人侮辱，已經被他們革了職，當走出的時候，被羣衆殺了。

(十一) 羣衆專權 新自治會既將曼達革職，就成爲謀反事實，計無復之，告訴董事團，新自治會就是人民惟一代表，頒布命令，停止董事團職權。董事團反抗，謂自治會員無法律規定地位。他們答道：「國人在起事時期，將所有一切事權，都據爲己有了。」這兩句話讀者要記得，應該寫在本歷史的卷首第一頁。當時就是不過有限的幾個人大權獨攬，爲三千萬人立法，董事團卻也真是懦弱無能，一面嘴裏反抗，一面就散了。自治會取而代之，佔據了巴黎。

他們的計畫，就按部就班的實行起來，有條有理，一絲不亂。已經殺了曼達，所有一切防護都亂了，反叛們就去攻王宮，先把新橋的大砲挪向王宮及斐揚園。

(十二) 護衛不能相應 於是有人把路易第十六從酣睡中喚醒。此時國民軍的舉動，令人害怕。路易還下去檢閱這些軍隊。有人目睹的說道：「路易兩眼是紅的，頭髮上的白粉都聚在半邊，走路很遲鈍，說不出一句有意思的話，見了軍隊只會說一句話，「我愛國民軍」。」又有一個國民軍中的人寫道：「當時的情景，如在目前：路易走到我們面前是滿臉愁容，一言不發，好像是要說，什麼都完了！」有許多炮兵跟在路易後頭走，一面走，一面喊道：「打倒國王！打倒這個胖……！」路易

一言不發，到七點半鐘，他走回宮裏，氣都喘不出來。

軍隊裏頭，此時自己爭論起來。炮兵說不願對人民開鎗。此時羣衆到了，攻打宮門，爬牆進來，勸國民軍叛亂。

(十三) 路易第十六入議會避亂。洛德洛此時也走到軍隊裏，後來又回到王宮，看見有幾個左黨議員，他勸路易同他們議條件。議員們說道：「君主何妨到議會暫避呢？」路易答道：「你們以為可行麼？」議員答道：「我們以為可行，捨此別無良法了！」王后卻不以為然，說道：「我們還有軍隊！」隨即又說道：「什麼！我們變了孤立了麼？沒得一個人替我們出力麼？」洛德洛故意張大其詞，說道：「是的，完全孤立無援，舉動也無用，反抗是絕不可能，巴黎全城的人都反了！」又對路易說道：「陛下宜速斷，時機不可錯過！」路易對王后說道：「我們走罷！」國王王后這一走，就是走上斬首臺了。洛德洛先行，隨後是閣臣，閣臣之後是國民軍，國民軍之後就是路易第十六一家。太子一路走，一路踢落葉。(因為天氣異常酷熱，樹葉落得較早。)路易說道：「今年樹葉落得比往年早。」他從此以後，不能再見王宮的新樹葉了。

此時議會不過有少數的若干位議員在那裏大爲震動，等候路易駕臨。路易到了議會，坐在議長汾約的左首。後來判決國王受死刑的時候，天意極殘酷，使波爾都黨員當議長，宣布路易第十六的死刑。現在也是波爾都人當議長，接待路易第十六，不久都拋棄君主，聽天由命，任從君主去受罪。議長此時對君主說的幾句話，卻想不到後來的事。此時汾約對君主說道：「陛下可以倚賴議會的果決，所有議員都會發過誓，以死維持民權，以死維持憲法所建立的執掌事權的人。」這是演說家的話！這個好宣言的人所說的話，不過是預告劊子手去開刀。

議會沒得寬大地方容納王室許多人：這時候到了議會的是國王，王后，他們的子女，王妹，還有內侍，只好暫時安置他們在速寫員辦事的地方。有一個英國人說：「王后是仍然鎮靜整暇的。」有一個德國人說：「路易簡直是大受了打擊，振作不起來的了。」

當路易未走之前幾分鐘，有一位短小精悍的小軍官是個科西嘉島人（Corisican），在那裏很留心察看一切。看見路易第十六毫不抗拒，就垂頭喪氣離開王宮。這一位軍官嘴裏喃喃的說道：「Che Coglione」，這位小軍官就是拿破崙。他看王位傾覆，羣衆闖入王宮，很發生許多思想。

(十四) 瑞士軍隊與匪徒之衝突 當日八點鐘，暴徒圍住王宮，國王已吩咐過叫瑞士兵退入宮裏，外院都是國民軍防守。馬賽健兒叫國民軍投降。他們要等候松退耳所統帶的無賴們到齊了，纔開始攻打。但是松退耳走到半路，奉命當了國民軍的總司令，立刻折回去市政廳，在那裏發號施令。

他所發的號令是多餘的了，很可以不必發的。炮手們早已大開宮門，警察隊也歸附了羣衆，不久就把大炮轉向王宮。瑞士隊見了很擾動，他們在那裏想，是不是毫不抵抗就讓暴徒闖進來，若一抗拒，是要犧牲性命的。有一個人用德國話對瑞士兵說，勸他們投降，這不多幾個的勇敢瑞士兵答道：「投降則體面何在！」

有兩個瑞士兵離開隊伍，走去同暴徒說話。暴徒開槍打他們，瑞士隊立刻開槍回答。暴徒正在登階，瑞士兵這一排槍先把馬賽健兒的首領打死，同時倒在地下。死傷者還有一百人。暴徒大驚，分頭逃走。(可見得洛德洛的話，是引誘路易第十六走了錯路。) 瑞士兵從死屍上走出來，搶了一尊炮，佔據禁門，又走前去搶了幾尊炮。

暴徒逃出去，正遇見巴黎的無賴大隊來了，壯了膽，又折回進攻。瑞士隊本來就無多少子彈，極難抵抗，被羣衆逐入禁門，有好幾個受傷倒地。

議會在那裏從容討論，聽見槍聲，送信的走來報告，說是羣衆被殺，說是羣衆要攻入王宮。議會忽然振作起來，通過條例，將所有生命財產，都交與巴黎人民保護，又派議員二十名入王宮，十二名議員入市政廳，派他們去同有事權在手的商量，不問是法律規定的事權，抑或是無法律規定的事權。還說在這個當口，還許有人民所相信的人，敢將事權給人的。正當此時，演出最殘酷的慘劇的時候，議員說話，當不免帶點談諧。

(十五) 八月初十之亂殺 議員們強迫路易簽押一封書，諭令瑞士隊停止放槍，叫他們都到議會來。他們見了君主的手諭，立刻奉命，他們一走出來，就被暴徒追趕包圍殺死。什麼地方都有瑞士兵的死屍，也有在宮裏被殺的，也有在花園被殺的。有些走到市政廳的，被幾位自治會員定了殺罪，立刻殺死，將屍體斬成碎塊，還在禁門外院，點一把火，焚燒瑞士兵死屍。他們爲什麼要這樣殘慘，實在是不能令人明白。在暴徒方面，共總是死了四百人，(有人說是三百七十六人)但是被害

的不止是瑞士兵，還有許多無辜的人，也被他們殺死。有許多旁觀的人看不過，勸他們不要胡亂搗毀，只讓他們把王后梳裝鏡子之類打碎。同時在王宮別處所演的，卻不是這種無知識的胡亂搗毀。有一個女暴徒，乘勢就把從前挖苦過他的一位報館記者殺了。所有宮裏的御膳房的人都殺了。內侍們，侍衛們，太子的小師傅，也被殺了。還有克勒芒通內爾（Clermont-Tonnerre）原是一位極大度的貴族，最先在省議會大會的時候，主張民主制的，也被亂民殺死了。

這一羣嗜殺的亂民，不過在最初看見流血稍微有點害怕，隨後也就見慣了，獸性大發，當天晚上，杜馬說他親眼看見孩子們在街上拿人頭玩耍。又有一個人親耳聽見一個工匠說道：「我的運氣很好，我一個人親手殺了三個瑞士兵。」八月初十日，是恐慌時代的第一日，有一位查考過的說：「當日共總殺了八百多人。」

暴徒亂殺的時候，路易第十六卻在議會捱他的難過時光。

作者已經說過，當時赴會的議員無多，右黨中黨的議員害怕，不敢露面；有些議員們，簡直的不懂得外間鬧什麼事。「康多塞到了奧忒厄（Autueil）」晚上纔趕回來赴會的，共總是七百五十

名議員到會的不過二百九十名。

(十六) 國人的官吏 大約都是左黨的議員，翌日有人寫道：「這到會的議員，是全來旁聽的，」羣衆指揮的，個個都是恐慌的。議會原已派了十二個議員去市政廳，在路上就遇見市政廳派赴議會的代表。這些代表們自稱是國人的官吏，走入議會宣布議員們的死刑，要求召集特別國會。到十點鐘的時候，加對代扮約當了議長，很歡迎這一羣國人的官吏，恭維他們一番，所爲就可以把他們支吾走了。加對說道：「議會很佩服諸位熱心，請各位回去各盡其職。」但是這一羣民間演說家，走上演說壇，有一個說道：「王宮是着火了，我們要替國人復仇，使他們滿意纔能罷手！」

(十七) 議會停君主行使職權 替國人復仇，就是廢王。議會此時所能辦到者，不過是不肯廢君主，只能提議停止君主行使職權，以待特別國會裁奪。於是因爲停止職權的問題，討論辨駁了一天。王室當時就坐在旁邊，眼望着法國君主制之傾覆。到了晚上十點鐘，議員們把王族一千人送到斐揚廟，過了極其不安適的一夜。翌日早上，又把他們送回議會來，從議會又把他們送到大廟。

(十八) 把君主交與自治會 議會最先決定的是將君主禁錮在盧森堡 (Luxemburg)。

隨後又議定禁錮在司法部。(因為有一個自治區反對，說君主可以從堡中陵寢逃走。)但是自治會有正式的反對宣言，說保管王躬是自治會的專職。旁聽的暴徒大罵議員，議會無法，只好讓步。君主走來議會，原為的是要議會保護，議會卻反把他們交與市政廳的亂民。八月十二，果然把路易第十六及他的親屬，交與自治會，自治會把他們幽禁在大廟裏。交代王躬的是議會，接收王躬的人是勾麥特；交代大權也是議會，獨攬大權的人就是丹敦。當時失敗的不止是路易第十六一個人；吉倫特黨人被人所愚，佔了先着，被人打倒。他們一面性犧王室，一面又性犧自己。

第二十一章 丹敦 外兵入犯亂殺

(一) 行政團 八月初七，實在得勝利的就是丹敦。波爾多黨雖然恨他，卻又不能不承認他。議會既議決頒行選舉行政團，其中有一條聲明行政團的領袖，是由第一位被選的人充當，議會只好首先選舉丹敦。又以二百八十五票中得了二百二十二票表決，升他作司法總長。他的同事是蒙日長海軍，及勒布朗 (Le Brun) 長外交，其餘仍是羅蘭塞爾凡，克拉微勒斯，各復舊職。

所選的既是這一班人，即是丹敦大權獨攬。塞爾凡原是波爾多黨，以為最盡忠於本黨的人，卻甘心服從丹敦。蒙日是一位大算學家，是科學學會的會員，與康多塞爾同事，也是更甘受指揮的。勒布朗對於丹敦是奉命唯謹的。克拉微勒斯原是個庸材。羅蘭雖然復了職，但是他經過這末後的三個月事變，就老了許多，又有家務煩心；他向來不過是一個遍覽百科的學者，並非是一個政治家。他又向來倚靠他的夫人作他的左右手，現在很疑心他的夫人，因為這件事，心裏是非常之難受。

單簡言之：這一個內閣，這一個行政團，不過是一羣慌張失措的錄事們，只要他們大首領一瞪眼，一變臉，他們就唯唯聽命，一聲也不敢響。這位大首領丹敦自己嘗說是一個炮彈，把他打入內閣的。

(二) 丹敦 從前的人，不過當丹敦是個粗俗的俱樂部中及大街上的一個好生事的人，是個兇橫危險的人，比較好為大言的芬約及羅伯斯庇爾似乎還欠嚴重。但是據作者看來，丹敦是在他們之上，比他們高得很多。

丹敦原是香賓 (Champagne) 地方檢察官之子。有人說：「他是個暴發戶。」這是不確的，他是一個極漂亮的學者，很研究過許多大著作，如意大利丹弟 (Dante)，英國莎士比亞，法國柯奈耶 (Carnelle)，拉柏雷 (Rabelais) 的大著作，他都是很熟習的。他又是一個有特色的法律家，在一八七九年之前，掌印大臣很有意要請他幫忙。他預知不久法國有翻騰的事變，不肯應召，還把律師的事業拋棄了，以便可以自由辦事。一七八九年大翻騰將發起，他就投身捲入大翻騰之內。他也許替多爾良公爵辦過事，他卻確實入過自由石匠秘密會後，見得俱樂部較為合意，就入了進步最

猛的俱樂部。在俱樂部三年，專心製造各種極端的革命思想，所有一切新舉動，骨子裏都有他。現在爲潮流所湧，湧到了俱樂部的最高的地位。

他到了這極高的地位，並未久坐，忽然平地一聲雷，他就跳到「狄克退陀」地位。他未到這個地位之前，他的房裏有一個鐘，鐘針是作三瓣花式，（此是王室的徽章，譯者註。）忽然有一天，他把針用手折斷了。由此可以見得丹敦是一個意氣用事的人，把鐘針打斷，假使羅伯斯庇爾的話，是絕不肯打斷的，他要漫漫拆下來，收藏起來。

丹敦是好意氣用事，兇橫，過於爲情感所使，膽子是極大，卻無耐性，好酒及色，害及身體；好誇張他自己所作的失檢的事，不好說自己有什麼道德，趾高氣揚，而無遠慮。他的演說是很有大力量，聲音極大，卻不是個大演說家。他往往對他演說所發生的禍害，禁不住流涕。

他說話是極其激烈。他說話時候的面貌神色，尤其激烈；他的面貌是尤其可怕，又像極殘惡的狗，又像一隻獅子。

大歷史家索勒爾（Sorel）說：「丹敦是個男子漢。」從前一位歷史家米細勒（Michalet）說：

「他不過是一個演說家。」此卻是大錯。丹敦的確是一個一腔熱誠的男子，無一語，無一事，不是從血誠中來。他的憐憫，憤怒，愛情，兇橫，都是出自真誠。他這個人，毫無狠毒，容易動情，易於忘仇；自己曉得作錯了事，是非常之後悔的。向不懷恨，向不用機心打算盤。他喜歡錢，卻無證據能證明他得過曖昧的錢。但是任從左右的人要錢，向來無人說他貪贓受賄。

這個人既有大頭腦，有熱腸，他崇拜革命，尤其崇拜祖國，他完全全是一個法國男兒。法國有危險的時候，喊他出來，他就挺身出來，一片血誠救國。這個人有許多舉動，不能不令吾人望而生畏，敬而遠之。然而在吾人眼中看來：丹敦確是個大偉人，他好像是一座噴火的火山，然而噴出來的火，是最清潔的火。

作者還要指明他有一樣短處：他是很懶的。他什麼大膽冒險的事都敢作，卻是非常之懶惰。他的舉動都是激烈的，忽作忽止。他不曉得什麼是寬緩的事功，他又不曉得什麼是耐煩的怨恨。他人的仇人未死，他就寬貸了他。假使是羅伯斯庇爾，是絕不肯這樣作的。路瓦耶珂拉爾（Royer-Collard）說：「丹敦有大度。」他的大度，也許是從懶惰生出來的。他極不耐煩，一會子就討厭，連

他自己發怒，有時候他也討厭。

(三) 丹敦進行之規畫。丹敦向來不言理想：他原願意行寬大政策，兼涵並容。當恐怖時代，他續紘，還是天主教教士同他們行結婚禮的。他卻容縱兇徒殺死卡麥力大寺廟 (Carmelite Convent) 的一百個教士，又把兇手窩藏起來。他的大夢，是要法國全國聯合起來，抵抗日耳曼。他理想中的法國共和國，是一個同心合力，共禦外侮的國，不願意看見國人分離。一七九三年，他覺得吉倫特黨怨恨他，他極其難過。一七九四年，羅伯斯庇爾深恨他，他亦覺得難以相信。一七九二年八月，他起首作夢，要有一個大舉動，振興全國的人，抵抗仇敵。他雖然是懶惰，卻因為愛國至誠，他一連有幾個星期，全副精力，用在極辛苦的事體上。他要把這個瓦解的法國，整頓一番。

若是通盤計算，丹敦是一個極有大能力的人。

左黨是很明白時局的實在情形：波爾多黨原可以安置羅蘭作內閣的首領。他們卻曉得國事艱難，並非羅蘭所能了的，卻並未把這個意思告知他的夫人。他們舉了丹敦作首領，是把自己毀了，卻救了法國。那時候，通國沒得一個人，當敵軍未出國境之前，肯把丹敦踢開的。

丹敦第一步就是先把自己的意思告訴內閣。（即行政團）吉倫特黨都是理想家，惟有丹敦是個實行家。他不相信這時候法國人是好共和，必定要用些強逼手段，然後法國纔能變成共和國。他就要用這個好革命的巴黎作利器。

（四）丹敦與羅蘭等 吉倫特黨是很想借外省的力，抵抗巴黎的自治會。丹敦卻把他們種種反對理由撇開，只剩了羅蘭夫人一個人，還是獨力抵抗，不贊成丹敦的辦法。羅蘭夫人一起首就恨丹敦，恨丹敦把他的朋友都遮掩住了。夫人恨丹敦的才能，恨他的放蕩行爲，恨他的體貌，說他咄咄逼人，說他殘忍。新近刊行羅蘭夫人的一種著作內，有夫人描寫評論丹敦的文章，描寫得甚好，描寫得很令人害怕；不過不是丹敦的真相，一讀這個著作，就曉得夫人對於丹敦，是恨之刺骨的了。丹敦原是很願意敷衍夫人，同他作好朋友，可惜他夫婦兩人陰謀阻撓他，他只好用他習慣手段，舉起粗大膀子，把他們夫婦兩人推開。羅蘭的事功，從此告終，其餘的閣員，卻被他壓伏下來，他此時是一個大權獨攬了。

自此次事變之後，反對的人都望風披靡。拉法夷脫設法收拾餘燼，謀舉大事，是毫無成功，只好

出奔了。各省原是反對六月二十日的事，到了八月初十日的事變發生並不反抗。所有各道除了八道之外，都是附和中央的。這都是不倫瑞克宣言書之功。

當下巴黎人很高興，好像是一場惡夢都打散了。看當時的尺牘及報章上的議論，就像是人類開了一個新紀元，處處都是很熱鬧的，處處都有跳舞，人人都是樂不可支，彼此見面，都互相慶賀，空氣好像是變清爽了些。男子們個個都是擡起頭的，女人們好像比往常貞潔些，事事都發現一團和氣的氣象。舉良的信不是信，簡直是歌曲。王族是禁錮在大廟裏，有許多人傍晚無事，就跑進大廟裏笑罵王后幾句。到了八月二十，就有許多人要暴君的首級。

(五) 外國入犯 因為此時外國兵起首入犯，八月十九日，普魯士軍隊同法國的逋臣隊，在列當基 (Rodange) 犯邊。逋臣雖然糊塗，兩目無睹，卻也還有心裏很難過的（有他們的尺牘可證。）這原是一個極危迫的時機，其中有一個犯邊的人名謝多勃良 (Chateaubriand) 敘述當日的情景，今日讀之，亦不能不動情。但是入犯的人，是深信不疑，一定得勝。普魯士軍官們，預約八月底某日在巴黎御苑聚會，預言到巴黎如何的快樂，他們極看不起法國。

康狄的好吵亂鬧的軍隊提議當先鋒，他們的目的要享受國人求和悔過，但聯軍卻不管悔過不悔過，只要奪要塞。

(六) 聯軍的兵力 不倫瑞克所統的，共總是八萬人，這就是當日稱爲洛林軍。這一軍有四萬二千普魯士兵，只有二萬九千奧國兵。薩克思特申 (Gaxe Techen) 沙士特公爵所統的北軍有二萬五千奧國兵，四千通臣，後備軍還有一萬七千奧國兵，及康狄所統的五千人，預備入犯亞爾薩斯。聯軍總數共合十三萬一千人。

當時以普魯士兵特別有威望，這都是從腓特烈 (Frederick) 大王的威望得來的。有一位熟悉軍事的，很發露普國軍隊無人疑到的弱點。他說：「普軍的炮隊，不及法國遠甚。那位前敵總司令，不是統帶重兵入犯之材。」總司令是滿肚疑團，他的部下，卻是滿嘴裏誇張，這一位不倫瑞克公爵是一位哲學家，他見法國革命使人民享自由，是件好事，不應該與兵反對的。況且他又是一個普魯士的好男兒，最恨的是奧國人。還有一層：他向來有遲疑寡斷的性質，遇事多存悲觀；他是若逢大將臨陣的時候，首先要預計如何退兵的。

普軍的弱點，巴黎人是不曉得的。他們把外國入犯的事，看得是很可怕的，但是巴黎的人民並不因害怕而垂頭喪氣，反因此而發狂。有一個人說道：「不倫瑞克這一件宣言書，簡直是替法國增加了許多軍隊。」

(七) 法國的兵力 但是新增的軍隊，並不是最好的軍隊；同最好的軍隊，是差得很遠。有許多年來，有許多人，都相信留傳下來的謠言；說是法國軍隊最初之所以得勝，都是一七九二年義勇隊之力。若是說出實在情形，義勇隊幾乎害了法國的軍隊。

當日香賓之戰，洛林之戰，及比利時之戰，法國兵屢立奇功，皆是一七九一年舊軍隊及義勇隊之力，以其能守紀律也。當時有一位身歷行伍間之將軍，嘗謂此種軍人，確是法國好漢子，其後入伍者，大概皆不知紀律為何物，要經過一七九二年五月間之敗北挫折，甘受較為嚴整軍紀，然後可以有為也。但是雖有人伍之衆，仍然不能及聯軍之多。（法國軍只共有八萬二千人，聯軍總數是十三萬一千人。）議會只好作第二次招募，新入伍的性質，亦遠不及一七九一年所招的。所有當時統兵將官的尺牘，是說得很清楚的；但是並不絕望，人人都希望這種亂吵亂鬧，如瘋如狂新入伍的人，

慢慢還能作健卒。克勒曼此時力持新舊混合的辦法。

(八) 度穆累之事功 度穆累此時繼拉法夷脫統帶北軍，盧克納虛擁總司令名號，不久就改派在後軍，麥次軍隊改歸克勒曼統帶。當時的實在情形，是度穆累已蒙塞爾凡及丹敦寬貸，指揮一切。

他的宗旨是要利用士卒之熱心，而不加以壓制。此時軍隊中之共和主義極其發達，不是普通國人所能趕得上的。他們有一種勃然而興的好氣象，若能利用，是可以變成勁旅的。讀者要參考新近二十年來所刊佈的軍官們的日記及函牘，然後纔能曉得當時軍隊的一切實在情形。其中有許多軍官名姓，都未經本書說及的。軍官們是很相信那時的士卒可以有為，因為有此種相信，故能立功。他們利用那個新編的軍歌，即是利用馬賽健兒曲的激昂意氣，鼓勵士氣。

度穆累很曉得一七九一年的發酵麵種是好的，就當作種子遍播在軍隊裏。他居然有本事把臨陣潰逃的弱兵，變作在瓦爾美 (Valmy) 及宅馬普 (Jemmapes) 兩地，血戰獲勝的勁卒，到開戰的時候，他們很站得住。法國軍隊是穿的藍色軍衣，通臣們恥笑他們說：「他們是藍色陶器，一碰就

碎。『殊不知軍官們是第一次把陶器放在窯裏再燒，起初很像是有裂紋，好在原料都是很好的。』一七九一年入伍的人，是最好打仗的材料；其中有位名微克忒（Victor）的，在軍隊中原當鼓手的，後來作到上將，嘗追憶當年的事說道：『一七九一年的軍氣發揚，是令人不能忘的，可惜我無文才，不能繪聲繪色，描寫當時那一番好氣象。』又有一位軍官名馬爾蒙（Marmont）的說道：『我追想當時，是日在光明世界中，我今年五十五歲了，猶覺得當時的蓬蓬勃勃氣象的能力，如在目前。』

（九）義勇隊自選將官 高級軍官，叫義勇隊自行選舉大隊長（這是一件冒險的事。）大概而論，他們選得還不錯；例如如耳洞，微克忒，馬索（Marceau），摩羅（Moreau），達武（Davout）等等是也。其中的將官，佔了共和時代分統的四分之一的數目，有七位是後來帝制時代的上將。不到兩年工夫，這羣少年小軍官，都超升了。有幾位原在下級軍佐之列的，奮勇爭先，不到一年，就升官了。例如拿破崙時代的大將勒非甫耳（Lefebvre），伯納佗特（Bernadotte）（後來作瑞典國王，譯者註。）內（Ney），繆拉（Murat），奧日洛（Augereau），蘇爾特（Soult），皮士格律（Bichegru），蒙舍（Moncey），奧士等都是。這兩起的人，都是當時能帶隊衝鋒陷陣的好手，後來都能獨當一面，

統率指揮大軍。此外還有一七九二年的少年軍官，亦在其列。如摩耳提 (Mortier)，谷維 (Gouvion) 布輪 (Brune)，拉薩爾 (Lasalle)，朱伯爾 (Joubert) 等是也。這都是法國走着好運。還有從前的許多炮隊，工程隊的軍官，不願意當逋臣的，都在軍隊裏。這兩種軍官，是極其嚴肅而有決斷的，當開戰時，他們守在大炮之後，屹立不動，等候有名的普魯士步卒衝到面前，他們纔不慌不忙的放炮轟擊。不過六個星期，就令普國的步卒，望而生畏。到了這個時候，卻用得着一七九一年義勇隊的鋼刀同勇氣，大收成功。

(十) 龍威之退讓 (八月二十日) 在六個星期，要把毫無紀律的軍隊改變作新軍，期限是很迫促的。龍威 (Longwy) 地方見絕不能堅守的了，只好於八月二十日與敵軍議款，退出讓與。守兵整隊而退，但是那種嚴整鎮靜，果於自信的氣象，逋臣們及普軍看見了，心裏很有點不安，守寨的兵卻無一人降敵的。日耳曼軍官們，看見法國兵這種情形，心中很留頗深的印象。

八月二十七日刻勒曼到了麥次，看見諸事都很無秩序，但是軍氣很好，軍隊們總喊前進。駐紮離爾德的軍隊，也是一樣的喊要前進。度穆累到了這裏之後，很用了一番心，很耐煩，很忍氣的恩威

並濟纔能够把軍隊辦到聽他的指揮操縱。

不倫瑞克原想在法國兩軍之間溜進來，普魯士時王刻爲通臣們所激動，力逼不倫瑞克直撲巴黎。不倫瑞克公爵的意思，是先要攻下幾處炮臺。自八月二十四至二十九，公爵在布拉庫耳 (Proucourt) 按兵不進，天降大雨，普軍從此得了痢疾的病根。

(十一) 維丹之退讓 他們的軍威很著，居然於九月初三日駐守維丹 (Verdun) 的法軍，同他們議款退出，法軍也是整隊而退。那種情形，也令敵人注意。那位駐要塞的臺官，寧以手槍自戕，不肯降敵。法軍隊退出的時候，在公爵面前走過，喊道：「我們在香賓地方再見吧！」

當下駐紮麥次的克勒曼及駐紮師丹 (Sedan) 的度穆累，都在那裏很匆忙製造復仇的利器。

(十二) 巴黎之危機 雖然龍威及維丹相繼退出讓與敵人，原是發生恐怖的事實。敵軍已經佔了居高臨下的要地，俯瞰巴黎所在的平原，巴黎的人民日受刺激，政府亦極其驚懼。羅蘭夫人寫道：「我們雖然是晚上也不睡，日夜的忙碌，也不能在幾點鐘裏頭，彌縫繕葺四年來賣國黨造成的效果。」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實在是可怕。議會是停止國王行使職權，大權獨攬，卻不肯幫政府

的忙。議會是受俱樂部及自治會所操縱，有時候議會很聽他們的話。例如答應他們選舉國會議員的時候，授全國人人以選舉權。有時卻不肯聽他們的吩咐。議會此時真是變了屁股議院了。（英國一六四八年或一六五九年後，議院有此怪名稱，譯者註。）因為此時議會並沒得多少議員到會，七百五十人中只有二百五六十人到會。右黨是害怕逃了，中黨可以算作無存在了，左黨又被極端左黨所壓制。

議會答應了組織恐怖政策的初級手續。這時候把貴族同教士都視同陰謀害國，都在嫌疑犯之列。八月十七日議會相信應作一種殲殺的先聲，組織一種革命法庭，審訊八月初十日的罪狀。換而言之，即是審訊貴族的罪狀。此時的監獄，已經有人滿之患了。議會於十五日，通過議案：凡是通臣的父母妻子，都要當作抵質，於是把他們都監禁了。二十六日，又通過所有未經驅逐出境的不肯宣誓的教士，都監禁起來。八月二十八日，丹敦叫議會通過一個議案：授權官吏，挨家查驗，結果是把許多犯嫌疑的人，都收入監獄裏。

（十三）議會為自治會所嚇倒 自治會自稱有管理巴黎之權：議會裏頭的紛約，政府（即

是行政委員會裏頭的羅蘭，見了自治會是很害怕的，有大魄力如丹敦，也在害怕之列。自治會裏頭的人員，是愈加愈多；卻是雅科俾俱樂部的人，只留一個丕梯恩在市長署，但是先同他說好條件，要他聽自治會的號令。羅蘭夫人對於這個如瘋如狂的自治會，常出怨言，也毫不相干。舉良女國民說：「自治會太過驕蹇。」議會屢次要打倒自治會，又不能成功。因為丹敦雖不甚喜歡自治會，卻很救護他們。丹敦原希望自治會能够與政府攜手一致進行，常對自治會說和氣合作的話。他說：「這兩個團體必要結合起來同禦外侮。」那時候定規於九月初二日招集羣衆於大校場，募集新義勇隊。當日丹敦說道：「這一次鳴警鐘，卻不是報警，是攻打祖國仇敵的號令，要打倒仇敵，我們法國人要放膽冒險，我們要放膽冒險，再放膽冒險，自始至終都要放膽冒險，然後能救法國。」

(十四) 丹敦默許暴徒之亂殺 替丹敦迴護的人，說丹敦曉得羣衆預備入獄殺人，故此設法把他們引誘到大校場，要把這羣要慘殺同胞的人，都變作共和國的殺敵的健兒。丹敦誠然是向不作慘殺的惡夢，但是他不是兩目無睹的，他很曉得他們陰謀亂殺，只要一得了前敵洛林地方的打敗消息，就要起首亂殺。當消息未到巴黎之先，丹敦已經得了維丹退讓的信。當時丹敦羅蘭塞爾

凡丕梯恩等都不能先事預防，嚴守監獄，不令暴徒入獄肆行殺人，是一件極可惜的事。對於羅蘭及塞爾凡兩個人，還可以勉強原諒；吾人只能說當日之毫無防備，是由於丹敦之有意與暴徒同謀。但是此時快要選舉國會議員，巴黎的選舉權，都在自治會手中。丹敦原是一位要當議員的人，自治會是決計要殲殺，作為使人恐怖的方法，丹敦是決計裝作瞎子。丹敦本性殘暴，並不反對殺人的；倘若他以為有流血之必要，是願意下令殺人的。他相信殺人在所必不能免，只好隨他們殺去。毋論何短何長，丹敦這個人原非完全是個嗜殺的怪物；但是此次之亂殺，總是丹敦終身之玷。丹敦不獨不阻止亂殺，反令他們易於舉行，他把真心愛國的人引誘到了大校場，把這幾處監獄委棄於暴徒之手，若以為丹敦兩目無睹，豈不是把丹敦看作一個大獸子了嗎？丹敦確不是個獸子。

九月初一晚，羣衆的激動達到沸點。我們那女國民寫道：「好嗎！隨他們去罷！進行罷！」果然丹敦放任他們，他們果然進行。

(十五)自治會之殲殺計畫 九月初二早晨，法國軍隊讓出維丹要塞，交與敵人的消息，到了巴黎，自治會曾經被議會全體反對過一次，(不過反對了一點鐘)要決定一日，在最後一次的

伸張其權力那時候恰好巴黎快要辦選舉了自治會的人們自問道「我們該舉什麼人當國會議員呢？選舉布里索黨嗎？也還可以選舉羅蘭黨嗎？那是不能的，我們要令全國恐怖。」科羅得霸自己承認道：「假使無九月初二，是絕不能有國會的。」他說的是國會裏頭的高山派。

當時得了拋棄要塞的消息，巴黎全城都發了狂，這原是怪他們不得。當時有許多事，是無不令人受激動到發狂的。有一個英國人名穆爾（John Moore）在巴黎是耳聞目睹各種情形的，說道：「在大街上演說的人，說賣國賊的舉動，說得是怪怪奇奇的。」有許多人說巴黎城裏，每塊石板底下都藏了一個賣國賊。王后與羅蘭夫人，都是陰謀賣國的。串通科不林士的賣國通臣，作內應的奸細們，是那裏都有。九月初一日，有人在巴黎遍散小書，書名叫作路易之大賣國。又有一本小書，名字很長，叫作九月初二夜陰謀暗殺好國民之大揭露。所有真正愛國的人，聽見人人都說賣國賊，要殺他們，他們害怕，只好隨他們殺。

其實暴徒們的意思，是要專打擊羅蘭，並非是一定要打擊宗社黨。他們曾經向羅蘭要求發給秘密費，羅蘭不肯給，故此馬拉是恨極了羅蘭夫婦，到處造他們極惡的謠言，他是決計要把他們夫

婦兩人打倒。

這一個名聲醜惡的記者馬拉，在這三年裏頭在報章上發表多少激烈議論，使巴黎人天天都好像得了熱病的。到了這個時候，自己出馬了，自治會派他一件事，他就自稱為監察團的一個委員，居高臨下的頒行他自造的法律。他說政府寬縱罪人，這種罪人一定是要處死的。同時如羅蘭布里斯這等人，是要壓制住的。馬拉向來是果於自信的，就貿貿然自己填了一張拘票，簽了字，（他是絕無這樣事權的）拘擊內務總長羅蘭。

（十六）九月之大殲殺 當下自治會的各分區就發動。拉伯松內爾（*La poissonnière*）區首先發難，發一道號令。凡在巴黎與爾良及各等處的監牢裏的嫌疑犯，一切處死，無得遺漏。有幾處分區附和他們，那個監察團發令動手殲殺。

卻是說明凡是罪犯都要過堂受審，審判官是現成的，這些審判官，大約都是諸事無成的極無聊無業流氓。例如杜給遵（*Dugazon*）原是個戲子，因為嗓子實在難聽，故此當不成戲子，到了今天，當有勢力的審判官。還有一個叫美拉德（*Mailard*）他是預聞十月間的事的一個很有名的

人，此時當了審判長。這個人面貌並不兇惡，他居然穿上黑袍子，滿頭洒了白粉來當審判官。審判官總算是有，什麼人當劊子手呢？劊子手也是現成的，就是馬賽派來的大同盟代表們。他們卻不願意去前敵打仗；其中有一個劊子手曾對人說道：「我從遠處走來，走了一百八十站（每站約十里）的路，至少也要斬一百八十個首級。」這個人說的首級，是說同胞法國人的首級。劊子手裏頭，還有許多都是當過強盜的，他們都自己承認犯過多少搶劫的案。有一位著名的醫學家說：「九月殲殺的事，是證明當時他們有一種犯了革命神經病的現象，是混合恐怖激憤殘忍貪淫而成的，看他們當時在監獄裏及在街上如何虐待隆巴爾（Lomballe）王妃，就曉得他們是犯了一種虐殺婦女的病。」

歷史家路易勃郎有許多人以為他是迴護殲殺的，不承認他嘗試鋪沙掩蓋血跡。作者亦不欲撒沙滅跡，但是要說一句公道話，替巴黎人解脫。據悲觀的計算：當時殺人的兇徒，不過是一百五十人，殊不算多；最可慘的，是這一百五十個人居然橫行暴殺了三天，無人過問，都是由於胆怯害怕，不敢過問。最先的政府糊塗了，隨後是議會，最後是民衆，都糊塗了。

審判官們先走入亞培 (Abbaye) 大監傳訊囚犯，放了幾個，其餘都逐出去了，誰知殺人兇手，等在外間，看見出來一個殺一個，殺完了之後，美拉德走了說道：「這裏沒得事辦了，我們到列斯卡麥 (Les Carmes) 罷！」列斯卡麥監裏塞滿了教士，其中還有一位大主教。那一羣殺人兇手立刻要動手，美拉德攔阻他們說道：「不要殺得太快，我們總得先審問。」他果然審問他們。如是者各監獄都到過，都審問過。凡是他所審問過的，都被殺了，共總是殺了一千一百七十六人，此外還有四百三十八人失蹤的，大約都可以加在美拉德所謂審問過的數之內。當日無保護而被殺的，共總是一千六百十四人。在列斯卡麥監獄殺死的一百十六人，昆謝耳日里 (Conciergerie) 監殺死的是一百人，在拉副司 (La Force) 監所殺的是六十五人，在聖伯爾拿 (St. Bernard) 處所殺的是七十三人，聖非爾民 (Saint Firmin) 處所殺的是七十六人，沙特雷 (Chatelet) 處二百二十三人，在亞培大監獄殺的是三百十八人。這班殺人兇手，此時簡直是瘋了，還跑到收養瘋人院裏殺他們，那裏所演的慘劇，更令人可怕。在街上殺人的情形，讀者是曉得的了，殺了人之後，還要分裂屍體，蹂躪淫辱屍體。兇徒看見有些被殺而未立刻死去在地下掙扎的，還要狂笑。作者也不欲再寫之，讀者

要曉得詳細情形，只好去讀當時目睹慘劇的人記載。但是其中也偶然有人道慈祥的天良發現，可見強盜暴徒之中，也還有天良未盡泯滅的人。

(十七) 迴護亂殺者 自治會是縱容獵犬四出亂噬，即使不是他們直接縱容的，也是他們讓別人縱容他們的。俾約發棧自己跑到各監獄，在積血上走過去，鼓勵兇徒殺人說道：「國民呀！你們殺的是仇敵！你們是恪盡天職。」很吩咐清楚美拉德手下的兇徒，每人一天給二十四個利華。到了明天，市政廳咨告各省鄭重聲明：國人如何懲治深藏陰謀，害國之多數人等，叫他們恐怖，當此正在出兵禦侮的時候，尤為要緊，並請各省亟應照辦，以保治安云云。

丕梯恩向來是不擔責成的，當亂殺初起的時候，有一個醫生走來請他搭救薩巴爾王妃。他答道：「巴黎的人民，自己當了執法官，我是他們的囚犯。」第三天那羣殺人兇手走入市長署，丕梯恩正在請戎索內等吃早飯，接待這班兇手。兇手們對他說道：「我們已經把賣國賊殺了，現在還留有八十個，我們應該怎樣辦他們？」丕梯恩幾乎說不出話來，答道：「你們不該同我商量。」一面倒酒請他們吃。

(十八) 議會之態度 議會自己也是恐怖萬分，也打定主意，裝作無權力。當初二晚上，他們明曉得暴徒要打入監獄，卻裝作不知，只決定派員去勸諭羣衆保存秩序。過了兩點鐘，他們回來報告無法勸諭。有一位回來報告說道：「曾經對一位羣衆的審判官說過（這位審判官原是一個當小丑的戲子）審判官說：『你要來攔阻我們秉公執法麼？我老實對你說罷，你可以不必了，你還是回去的好！』」又有一位回來報告得更好笑，他說道：「我走到那些地方，那些地方太黑暗，我看不見他們在那裏幹什麼？」

議會打定主意，雖不自居於黑暗地位，卻自居於昏曉之間，又好像看得見，又好像看不見。但是兇手們卻不然，反要議員曉得，常常走來報告議會，他們幹些什麼。有一位議員還添上一句話說道：「被禁被殺的，都是壞人。」議員們一想，還是不如閉會。初三那一天，議會毫無舉動，議會中的高山黨只好與這一位議員表同意，說是被禁的沒得好人。高山黨的意思與女公民舉良的意思相同。舉良說道：「這班可憐的羣衆，受他們（指被殺者）的害，受了兩年，羣衆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報復，我只好把他們所作的事，遮掩住了。」又說道：「凡一個人要作一件事體，一定要用能够達到目的。」

之法，必不可用野蠻人道。」波爾多黨是大為激動，初三晚上，戎索內曾登演說壇說：「應該勸諭羣衆，叫他們保存人格。於是議決請行政官維持個人安寧，於是派員分投各分區傳諭委員們，是時天已太晚了（正是十點鐘），並不分赴各區，暴徒們當晚亂殺了一夜。羅蘭向來是自命有道德的，也很竭力勸，要撫慰人心，不要把事體看得太重大。他有一封信，首先自己表明他如何有道德，隨後說道：『昨天一天的事，我們只好遮蓋不提，但是我很曉得羣衆們報仇，雖是報得很可怕，然而也還有一種的公道存在。』但是他們裝出這種態度來，其中也還帶了慘然不樂的意思。羅蘭說道：『若是一定要攔阻羣衆亂殺，只有一個理由可說，就是恐怕他們妄用其權。』據事實而言，議會同政府容縱亂民，一連流了五天的血。初六日庫通很淡然漠然的寫道：『羣衆正在各監獄執行他們的執法主權。』大概而論：當時的人把暴徒亂殺的慘劇，看得很淡漠，毫不關心。莫理斯初六日寫道：『他們還是亂殺；今天的天氣極好。』初五日有一位貴族寫道：『人民的神色如故，並不發現有何感動。』一連這數天的亂殺，卻有佛耳內的慘殺作結束。有一大批囚犯是從奧爾良監獄解到巴黎來的，佛耳內就在維爾塞地方截住，殺了五十三個。這五十三個之中，有兩個是重要人物，從前當過路易第

十六的內閣大臣的。

(十九) 丹敦擔當亂殺之責

初五日羅蘭夫人寫道：

「我們都在丹敦及羅伯斯庇爾的刀

下，丹敦是暴徒全體的祕密首領。」這句話說得不對。羅蘭夫人最恨丹敦，故此說這句不實的話。其

實丹敦並非是亂民的首領，丹敦是他們的同謀則有之。丹敦說過，無論何種能力，都不能攔阻他們，

這不過是句借口的話，是一句便宜話，作者曾經說過，這場亂殺與丹敦有利，倘若有能攔阻亂殺的

人，就是他一個人，還能夠攔阻。惟是他此時無意同自治會相爭，最不好的就是他左右對他不住，法

勃爾對格隆廷 (Fabre d'Églantine) 分送各處承認亂殺的那一張通諭就是丹敦簽的字。盧昂

地方有一個人民的俱樂部，十二日寫道：「接到丹敦的正式通告，也許是丹敦的簽字是詐騙得來

的。」(羅蘭夫人曾承認她曉得丹敦往往把他簽字的圖章交與他人。) 隨後也許丹敦雖然明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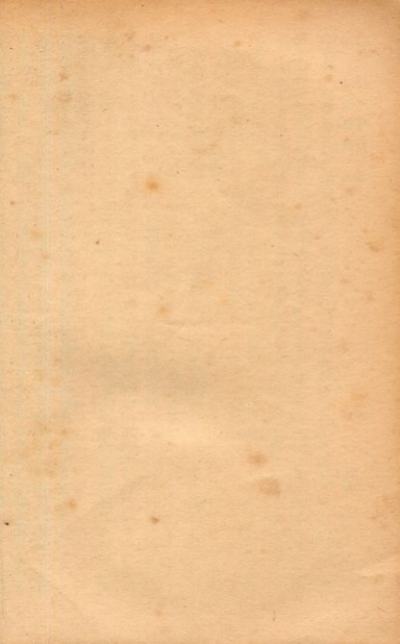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得自己是受人蒙蔽欺騙，卻不甘認受騙，寧願擔任作個起事的領袖，是以自誇容縱亂民慘殺。他曾

同第沙脫爾公爵 (Duc de Chartres) 說過道：「是我辦的。」其後在國會亦曾對衆說過，若是衆

人都稱我作好飲血的人，我也不必去理會他們。於是他的同黨決計不獨不引慘殺為罪，且引以為

功。有一位居然誇張其功，說是他攔阻普魯士王前進。初六日舉良說道：「連日所作的事，不過是免得一班賣國賊遍地流國民的血。」這一句話說，有許多人承認是實在理由。初三日有布勒斯特 (Brest) 的大同盟代表寫信回去報告說：是有不得不如此之勢，國人不得不就在監獄裏執行法律云云。高山黨之中，有一位最和平的林得特寫道：「這不過是推用自然律的原理。」

後來林得特將當時情形查考得較為清楚，以共和九年寫道：「這件事並無所謂民衆起事的問題，一切都是事前佈置好了的。我今承認當時議會政府及巴黎市政廳三處，皆是事權所屬的；其中只要有一處，不准羣衆所提議要辦的事，法國絕不能為這種慘劇惡名所汙。」我們事後熟思，這一位一七九二年說話很靠得住的雅科俾黨議員所承認的話，實在是令人可怕。



第二十二章 瓦爾美之捷

(一) 議會之坍塌 有一個議員說道：「議會推翻了憲法，自己就被壓倒。其實是因為議會不出力去禁止亂殺，故被亂殺所壓倒。」九月初八，庫通寫道：「議會並不出力作什麼事，從此以後，就無人把議會看在眼里。」有人曾對布勒斯特(Brest)的市政廳長說道：「向來議會是頗能炫耀人的眼目的，現在看來，算不了什麼。」

議會是把全國都毀壞了。議會之所以尤其令人看不起，尤在乎是議會並不是有意毀壞。這第二屆議會，算是承繼立憲議會的長子；第一屆議會是主張和平的，第二屆議會，外面看來，也是主張和平，卻不知其所以然，反催促法國開戰，卻又毫無預備。在議會快要解體之先，於九月十九日，就得了消息，敵軍已經衝過阿爾良(Argonne)險要地方。這一個憲法團體，把憲法撕得很碎，雖然不願建立共和，卻先把君主制打倒了。議會的議員，有大多數雖是和平派，因為懦弱無能，把他們諭令收

禁的人交與暴徒亂殺；巴黎不久還要選舉亂殺黨作國會議員。

吉倫特黨曾經宣過誓，衛護保全和平、君制、自由、法律、憲法的，因為好咬文嚼字，或因胆怯，反來一破壞了；猶以為未足，還想再加一層破壞。九月二十日是末一次開會，吉倫特黨議決通過離婚律。這一條離婚律，就把法國立國基礎的家庭制度，攪擾動搖到不堪。自從一七九五年之後，國人纔曉得實受其害。

這個吉倫特黨既把法國毀壞了，變成一片瓦礫場，他們就在這一片瓦礫中等候新議會成立。不料成立不久，就請吉倫特黨首領們去同檢察官相見，他們也就同歸於盡了。

(二) 法國之要塞 但是法國八面受恐嚇，卻是毀滅不了，正在議會宣言解散的時候，連日大雨，有許多少年兵丁，腳穿木鞋，身穿藍衣，雖為大雨所濕透，還是壯氣不減。一面登阿爾良高山，一面高喊「法國萬歲」！九月二十日十一點鐘的時候，普軍的槍彈已打到瓦爾美地方，刻勒曼把軍帽放在軍刀上，搖擺喊道：「法國萬歲！法國是不會死的了！」

度穆累已經重新組織軍隊，軍氣很揚，帶着新組織的軍隊發誓守住阿爾良，這是法國的惟一

要塞，是法國的咽喉。布倫瑞克得了維丹的後一日，原可以奪路過來，但是他一向是要審慎一番，分別他的意思同他的職責，一面又分別他自己的規畫同國王的計畫，因此坐失時機。隨後他的軍隊患痢（久已傳為笑柄），軍心渙散，患痢是一個原因，洛林地方的舉動，又是一個原因。普魯士的軍官們很相信逋臣的話，說是普軍一到洛林地方就要投降的。誰知不然：洛林的人民，是決定保守革命。有一位普國軍官寫道：「打什麼仗！我們為什麼干預他人的事？他們的革命與我們有什麼相干？」日耳曼人既發生這種的意想，於是頗恨逋臣。當下普魯士人看見奧國軍隊正在圍攻法蘭德斯（Flanders）炮臺，於是漸漸明白過來：奧國的政策，不過是伊索寓言說過的，猴子請貓從火爐裏替他掏栗子。這時候普國軍隊連日為大雨所淋，又濕透了，又汗穢如豬，走路都幾乎走不上來，軍官也嘖有煩言，不倫瑞克只好從緩進兵。

刻勒曼卻不然，就借這個時機迅速進兵，離開麥次向維丹前進，從旁掩擊。十八日到了那咽喉之後，他到得正是好時候；此時日耳曼軍已越過兩處要點。度穆累原計算好，麥次軍可以重得立腳的地方，原是他力勸刻勒曼先據瓦爾美高原的，以截住普軍向巴黎而來的路。

(三) 瓦爾美之捷 九月二十日，刻勒曼即在這個小高原，當大雨滂沱之際，展佈其小數軍隊，正對着普軍所據的月兒嶺。那時候濃霧漫天，隨後霧散了，普軍纔看見法國的三色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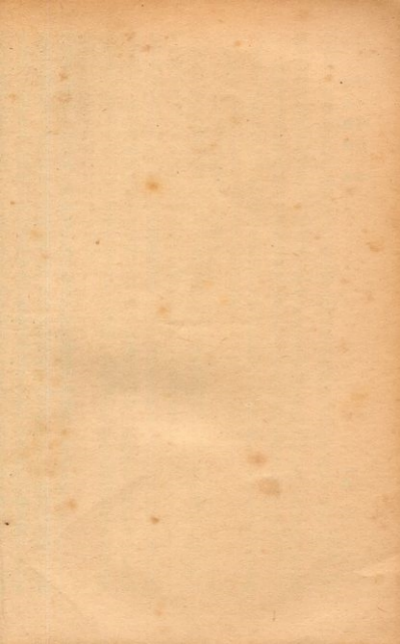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不倫瑞克此時心裏很有點不放心，決計不立刻進攻，先放大炮恐嚇。法軍不爲所動，普軍步隊至此乃向前進，法軍唱進行曲及馬賽健兒曲，一面免冠搖擺，高唱「法國萬歲」。法國軍隊開始攻擊，普軍大亂，因爲法軍之突如其來，好像是從天而降的。他們見了很驚慌，纔曉得這一羣穿藍色短衫的法國裁縫及補鞋匠，居然會放槍炮，且能命中。此時法兵的同仇敵愾的盛氣，很發生好效果。不倫瑞克忽然對普王提議，停止攻擊。這時候大雨如注，只好借雨作題目。普王答應停戰。這是普軍認輸，在事實上雖並未輸，心裏卻是認輸了。

(四) 普軍之醒悟 這一次是法兵得勝，普軍看見法軍如此之氣盛果決，纔醒悟過來，從前是誤會了。這一羣法國無賴，居然能把腓特烈大王百戰百勝的勁旅攔阻住了，不令其再進一步。在普國軍隊中，不倫瑞克一向是不主張進攻爲然的，部下的軍官們是極不喜歡與奧國聯盟，又最恨法國通臣的，行間兵卒們是患痢病到無力的了，普王原先是一定要直搗巴黎的，這個時候纔明白

過來，走錯了棋子了。於是在全軍中，從上至下，皆覺得此次很受挫折。此時的普軍又覺得深入重地，是日蹈危機，法軍又是極其嚴整，通臣是有意說謊。當普軍冒昧深入的時候，奧軍在北方攻擊礮臺，很像要在法蘭德斯開邊。於是向來疑忌奧國，痛恨奧國的惡感，立刻又發生，不久普軍就退兵回去了。普軍本來以戰事敗興而返了。

(五) 瓦爾美之捷有振作士氣的效果。法國的軍隊，自從得了此次小勝仗，就發生新紀元了。這時候用不着度穆累鼓勵他們，要他們自信了。他們這時候覺得很有把握。這個大法國有可以征服天下的能力，不過是從瓦爾美高原發生的。

此時特別國會將要開會了，將來就是這個國會當風雨漂搖之際，得有熱誠愛國之兵丁（不久變成勁卒）之助，創造共和國的有名十四個師團。



第三卷 特別國會

第二十二章 大議會

(一) 一七九二年之選舉 此次國會，是在九月初五至二十產生的。只有在巴黎有激烈的選舉競爭，因為惟在巴黎有兩黨對敵。羅伯斯庇爾黨已經發誓，非打倒布里索黨不可。

反對布里索黨的爭很烈，科羅得預先把口號傳與民黨選員說道：「凡是自以為等類比衆人較高的人，一定不能入選的。」這一句話，是直接打擊布里索同康多塞。

(二) 雅科俾黨之極端派大獲勝利 九月初五日的選舉，已經決定勝負了：選舉票的總數是五百二十五，羅伯斯庇爾得了三百三十八票，丕梯恩（因為多人疑他是布里索派）原來是黃金，現在變了黑鉛，只得一百三十六票。第二天是七百選舉票，丹敦被選是得了六百三十八票。以後

一連幾天，都是雅科俾黨的極端派得勝利：先是馬拉被選，後來是自治會的大人物被選，如科羅得、俾約、帕尼斯。他連（這兩個是親手殺人的）都被選了；最後被選的就是綽號叫作平等公民的（聖路易的後裔奧爾良公爵）他還是王室的近支，是自治會選他的。有一個吉倫特黨人說道：「這一班都是最卑劣的議員。」羅蘭夫人貌為樂觀，惟是他所寫的話，真是皮裏陽秋，滿肚子的怨恨。他寫道：「他們所選的人，還能使我們放心。」他的丈夫同他的朋友左是被外省選舉的，康多塞雖在巴黎失敗，也有外省選舉他。

外省的選舉卻無甚競爭，外省是向無關於政見的，選舉是不能有什麼競爭的。惟有在巴黎，有政見問題，即共和制是也。在外只有一省對議員說明，是要求廢君主。這時候宗社黨也許是害怕，或因被貶，都匿跡銷聲了。當時實在的情形，卻是各省仍然心向君主制，故此不提共和問題，然而卻是議論紛紛，要求保護財產。九月二十日有一個人很注意當時情形的說道：「各省都決意選舉享有田產的業主，因為他們異常恐怕財產充公的宗旨。」

（三）議會之特色及其趨勢 是以新選的議員，卻帶多少守舊的意味。惟是其中有許多是

得過革命好處，或預聞革命的，現在要靠革命作生活的，畢生夾在兩種恐怖之間。一種恐怖是怕反對革命成功，他們就要受反動報復的；一種是社會革命，恐將盡喪所得。

從前的議會是恐怖多而意思少，特別國會卻皆無之。這個國會的議員都是看風頭的，都是實行家；他們的一舉一動，是專看環境而轉移的，他們的舉動，卻引他們走入自相殘害的一條路上。自驅逐吉倫特黨之日起，至羅伯斯庇爾失敗之日止，在議員全數七百五十人中，出會討論辯駁的，不過二百二十人至二百五十人。一七九二年並無一定的宗旨，不過以訂實廢君，作為廢除君主制，無人膽敢公然提倡共和。據作者看來，當時好像連十個共和派都沒得！這班法律家，實在都是專制家。共和八年的憲法，就算是他們的彼岸。其後在拿破崙下為臣（有好幾位可稱為良臣），他們也並無何等根本上的改變。

他們對於政教相關的問題，也並無清楚明晰的見解。大多數的議員是反對天主教的。麥紐爾（Manuel）嘗說道：「替耶穌拔釘的時候到了！」這種說話，同從前福耳特耳所主張的相同，都是句空泛話。一七九二年間，他們絕不會有政教分離的夢想，後來卻想到了，也不過是為的貪得幾百萬

的錢財。他們當初的意思，也大約不過如弗社寫信給康多塞說的話：待小鄉村的牧師要表示體卹，同時卻要留心察看他們的舉動云云。

當時也無所謂外交政策的思想：一七九二年的國會，並無主張或反對所謂自然邊界的感覺。他們是無一定的；有時主張這種宗旨，有時反對這種宗旨，反對之後，復採用這種宗旨，他們都是看環境而定的。

一七九二年只有一個意思，就是反對所謂一切劃平的學說。這就可以解說羅伯斯庇爾等舉動；他原是一個不冷不熱的共和派，極力主張和平待遇教士，尤其盡力主張保存產業，但是無一次不是看風轉舵的，是個趨時派，故此在議會中久攬大權。

他們雖寡於意思，卻是蓄於懷恨。有大多數的議員，是恨極了巴黎自治會；大概而論之，是反對巴黎專制。新選的議員們的尺牘，是說得很明白的。因為他們有這種感覺，故此初時頗有附和吉倫特黨的人。這黨的領袖們，是得外省選舉的，並不是被巴黎選舉的，故此中選回到巴黎的時候，是很反對巴黎，因為巴黎不選他們。

(四) 吉倫特黨 從外觀看過去，吉倫特黨似乎是加增了勢力，但時勢氣運使然，把他們驅遣到右邊的坐席上。但是他們並不見得不及羅伯斯庇爾那樣主張共和，亦並非不及他和平待遇教士。他們與羅伯斯庇爾不同之點，就在他們是恨極了巴黎自治會，是以凡有好維持秩序的人，都很倚望他們。假使他們只限於攻擊巴黎自治會，或者還可以彼此相安。但是羅蘭夫人的朋友們附和夫人，衆口一詞的謾罵巴黎好流血，好說謊，同他們反對的人答道：「巴黎原是創造革命的，凡是反對巴黎的，都是不愛國，不愛共和。況且高山黨深信只有專制的巴黎，能够擔任全國的統一；況且此時既有外侮，不久而內亂隨之，不有公安政府不能支持危局，亦惟有巴黎能够成立公安政府。這個專制的公安政府，是要批准公安政策的。」吉倫特黨退避不敢預聞，這就是黨爭的根本。到後來爲環境所逼，非有專制之「狄克退陀」辦法不可。凡是向來主持專制者，自然獲勝利，其公然反對或唯唯否否者，自然被他們撇開一邊，不然，就簡直的把他們打倒。這就是兩黨肉薄流血死爭的事由。

我們從前見過在議會場上的吉倫特黨的議員，此時的全場有多少個呢？這個數目連他們自

己也不曉得清楚，也不能說出一定數目，他們並不能照議會的辦法，結合為羣。他們居多都是在社會上應酬場中聚會。有若干位是好在羅蘭夫人家裏聚會，也有若干是喜歡在康多塞夫人家裏聚集的。有一位是他們的仇人，說道：「有一位吉倫特黨議員，若不是剛從這兩位夫人家裏來赴會的，是絕不會與各黨同意投票的。」這一班人也是奇怪，總喜歡在這兩位夫人身邊盤旋。歷史家奧拉德計算過有一百六十五個議員，可以稱為真吉倫特黨。

在他們同黨中，並不見得能事事都是一致的。汾約是傾向於聯合所有共和派。惟是其中有一小羣，當時稱為羅蘭派的，是痛恨高山黨；如部左、巴巴魯、盧未等是直接受羅蘭夫人所運動的，是最恨自治區所選的議員。康多塞是崇信福耳特耳的；隆舉伊內是篤信天主教的。所有這一班議員，有從馬賽及波爾多而來的，善於唱曲的，也有哲學家，也有著作家，多少有點專長，如是湊合起來，辦實事是絕不可能的。

(五)高山派 坐在吉倫特黨對面的，就是可怕的高山派。他們的政策，正與吉倫特黨相反。他們是專講實行，他們的政策，是要湊合若干人行專制，終日辦防堵，打倒一切反對黨，強逼全國維

新，一面強逼全國服從公安會的法律。這種政策，全不講人道主義，但是爲環境所逼，不得不如此。他們這黨派，尤其混雜，良莠不分，比吉倫特黨尤甚。

初開會的時候，丹敦是最爲顯露的。這個人我們是曉得的了，坐在他身邊的，就是他兩個左右手，一個是對穆郎，一個是得格蘭泰因 (*Fabre d'Églantine*)。這兩個都是巴黎選的。對穆郎是滿臉談諧，兩道濃眉，壓住兩隻冒火的眼，嘴裏最會說冷峭的話，筆下是向來不留情的，說話總帶些遲鈍。得格蘭泰因是個著作家，頗有文名，貪財，著作賣不出錢，不能獲利，卻取憤於包辦軍需，因此很拖累同黨。丹敦同這兩個，就是當時這一派的三首領，同他們常在一起的，還有舍瑟爾亞洛 (*Herauld de Séchelles*)，儀表態度卻是很好的，又善於詞令。

羅伯斯庇爾也有幾個好朋友，在一七八九年及一七九一年之間，羅伯斯庇爾在議會常常被窘。現在又回到議會，當巴黎的代表首領。他最考究穿衣服，穿得很整齊的，他回到議會來，有好幾個星期不開口，不曉得他是不是因爲從前受過許多窘，故此現在持重呢？坐在他身邊的有一個議員叫作聖鞠斯特 (*St. Just*)，他的舉動是如瘋如狂的，其冷如劊子手的鋼刀。這個少年是極其可惜。

的，從來沒得笑臉，才幹是有的，又極其果決，極自信自己的能力。對穆郎看不起他，常挖苦他。對穆郎卻把他看錯了，將來因此把性命斷送在聖鞠斯特手裏。羅伯斯庇爾還有一個左右手，就是庫通，這個人多病，動不得，終日呻吟，但是將來就是他幫忙殺害瑟爾亞洛，巴巴魯兩個美少年。

坐在高山頂上一個人，（坐在他左右的議員，都離開他，敬而遠之。）生長於地中海附近，他有意把自己弄得不整不潔，週身都是氣味，令人難近。他終年患頭痛病，頭上裹一條醋浸頭巾，這一個就是馬拉。羅伯斯庇爾是衣裳楚楚的，馬拉正同他相反。馬拉有時激烈起來，簡直的是變了一個瘋子，一向是好爭吵，好罵人而甚詭譎。一連有十個月，議員們是並未喝過采，只有旁聽的喝采。他辦一張報，叫作國人之友。

以上這幾個都是最顯著的人物，此外什麼人都有。其中有一個是君主的乾兒子，有一位是侯爵，起首是當恐怖黨，後來卻變了反對黨。有一個就是不爲人所齒的他連，他是一個僕人的兒子；還有科羅得，霸俾約這些人都是激烈派。但是其中有一位是來自南方的，是一個很有本事的商人，善於會計的，名叫康盤（Cambon）。有一個名叫噶爾諾（Carnot）是一個極嚴肅的軍人。有一位是很

有名達威德 (David)，是個大美術家，卻是一個膚淺政客。有一個名叫雷佩勒特耳 (Lepelletier)，從前當過會長，是一個大富翁，決計要保全他的財產。有一個名叫克羅次 (Clos) 是個日耳曼子爵。有一個就是宋波，從前當過和尚，後來還俗，常常的滿嘴都是仁義道德，卻從來未實行過。同馬拉坐得較近的就是那位一文不值的王室近支，奧爾良公爵，綽號叫做「紅色腓烈」 (Philip the Red) 又叫做「平等國民」 (Citizen Egalité)。這一位王室近支，將來是預聞弑君的。

(六) 中間或平原 在兩大黨派之間的，就是中間，又叫平原，又稱澤國。這是一個不成形的無決斷不開口，卻是佔了大多數，是騎牆派，或左或右，任人推移，終日是害怕，不曉得附那一黨是好。其中有一個議員稱讚他的同類說道：「我們都是正直無私的議員，他們同我都是一樣的，當那兩黨討論不良的問題時，我們是不動的。」其中將來著名的，就是西耶士，康木拜栖爾 (Cambacérès)，霸栖洞格拉 (Boissy d'Anglas)，此外還有許多人。他們什麼都不作，只在議會裏過活，羅伯斯庇爾見他們無決斷，無秩序，很仇視他們的。殊不知這中黨裏，有許多人見他們這種行為，心裏是懷着許多隱痛，說不出來，只好把褒貶深藏在心裏，何捨何從，都在心裏表決，故此說當兩黨爭辯不良的

問題中，中黨的人只好不動。

他們坐在中間，冷眼旁觀左右兩黨互相決鬥，等到他們兩敗俱傷的時候，纔把這個共和國拿過來。在新七月初九之後，替這個共和國建立良好近情近理的憲法，議定一種選舉法，以合理的有財產資格作基礎。

(七) 政客的決鬥場 當下中黨的人，坐在中間，看左右兩黨的政客決鬥。

當日有一位議員稱這個國會的會議廳是個決鬥場，是一個很合宜的稱呼，因為入這個決鬥場的，都是有生死的關係，他們彼此相待，不是當作政見不合分黨的看待，簡直的是當作仇人相待。他們之所以這樣拚命決鬥，都是因發生於一個共同的原因，他們都很曉得作了許多事，是日蹈危機的，好像是站在一個火山頂上，不知何時何刻都會炸裂的。人人都自危，個個都好像是犯了大熱病，在那裏發狂。到了後來居然是當真發狂了，於是只好有進無退的向前亂闖，卻並無一定的計畫，作個指導。這一羣度量狹窄的市儈們，九月二十一日入會場的時候，卻夢想不到他們使出許多狂力，卻能攙轉這個反叛國的民意，服從他們，居然征服全歐。

15162

省立



14
24-3
0291

石叻	仲竹
1015	號
3	號

學